

詩

觸蜀

詩觸卷四

禾川水田居士賀胎

著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
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
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慴莫懲
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弗問弗視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
無撫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
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
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威威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麟矣昊天不平我
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訛
爾心以畜萬邦

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僭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言一娶姊一娶妹相亞次也。序言刺幽王而詩則言尹氏蓋刺尹氏即所以刺幽王也。作詩之意在於諷王然前八章無一語及王至九章始致慨於我王之不寧十章又屬望於王心之或訛則忠愛之至也。古人作刺詩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訕皆直揭其名不難以身為怨府可見直道遺風雖權臣擅國至於不敢戲談然詩人之詞終無忌諱乃知三代而後不獨君子不能如家父即小人中求一能容家父之小人如尹氏者亦不可得世道淪喪可勝嘆哉。首章正言尹氏誤國之罪也。此詩為告王而作故其辭危其旨遠鑄京面對終南首言南山者從所見以起興也。師在保傅之上尹又世卿之家此其所以赫赫也。望重責深宜何如以副之乃大肆威虐使人憂心如惓而不敢戲談則國雖未及卒斬而卒斬之形已見矣。蓋國之元氣小人斬之

然以其未遽斬也遂輕忽而無所警懼其勢不至於卒斬不已既卒斬矣而尚不察則終莫之察矣曰既曰卒皆危之之詞二章言尹氏誤國本於心之不平也不平是一篇大意以下種種亂政皆從不平而生草木山之實也草木之實生於南山其猗猗其長者無不平均以此反興尹氏之不平也不平謂何一詰最警惟其不平是以天怒而喪亂繼之人怨而謗議隨之至此而猶不懲則嗟則不平何時而平哉懲嗟二字合言甚妙不懲則嗟亦無益然使猶知有嗟尚有懲時彼且不知自嗟烏能自懲哉三章重言尹氏位高責重以見其不宜不平也氏猶本也王介甫鮮此句云言尹氏者京師以大族為氏言大師者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從出也均猶平也曰國均則非不平之人所宜秉既已秉國之均是宜有以持四方而輔天子而使民不至迷亂失所矣今以不平之人處之遂使昊天不懲而至於薦瘥喪亂

焉則豈宜久居此位而使人類漸滅至於空我師乎
空我師猶言靡有孑遺所以甚其罪也四章著其不
平之實也王委政於大師而大師又委之姻亞之小
人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之人誤大臣也家
父於此乃舉秉均之道以譬喻之曰所謂平者以大
臣之於大事必躬之親之若弗躬弗親盡委之人安
能見諒於庶民乎况所用之人必問而謀之衆任而
試之以事其未問未仕者勿市恩以罔其君惟坦夷
其心知不可用則已而退之無使小人有危殆之禍
焉則可也今汝之所用者姻亞也大臣之所以鼓勵
賢才者惟此膺仕耳瑣瑣姻亞而皆膺仕則膺仕皆
穢途矣欲無小人殆豈可得哉姻婭上着瑣瑣二字
鄙薄之極五章言已亂在於平心天生尹氏以禍天
下是用降此鞠訕大戾然君子處此豈無回天之道
哉使君子能自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體王之心
亦平其心以任人躬之親之問之仕之以求屈乎其

極庶幾民心可息矣既躬既親既問既仕則所謂夷也君子而夷庶幾民之惡怒可遠矣民心息而惡怒遠則不傭不惠之天庶幾其可回矣屈極也卽無遠弗屈之屈君子指王而言君子如屈如夷則尹氏莫敢不屈不夷而民心可息惡怒可遠猶所謂君子如怒亂是遏止也下文式訛爾心亦卽此意時解以尹氏為君子則失之矣六章傷尹氏惟不能平心所以禍亂愈生也尹氏所為不為昊天所恤故亂未有已與月俱生而使民不得所安此我心之憂不但如悛而且如醒也如悛者熖威方張猶有熄時如醒者酈酈正濃何時可醒耶誰秉國成憂而詰之詞也猶云是誰秉國之成乎乃不躬不親不自為政而以任之姻亞小人使我百姓終受其勞瘁則亂何時已也七章言天下將亂而無所歸也家父自謂我駕非無肥牡其項領可以無所不聘而遙瞻四方則感感而無可聘者蓋憂亂之甚難以四方之大而常若無以

容身者作者至此詞促情迫視此身為桎梏視宇宙
為囹圄矣八章極言小人講張之狀以見君子所以
窮蹙也當其怒也無故而戈矛及其喜也無故而醜
酢寫出小人情狀極為刻畫其傳神尤在如相醜矣
一句包藏無限殺機蓋小人之怒易測而喜中之怒
難測戈矛可避而醜酢中之戈矛難避此所以四方
感感而靡所騁耳九章所以深咎尹氏也惟天生尹
氏以禍天下故言尹氏不平而又曰昊天不平見尹
氏之不平天為之也昊天不平則我王安有寧乎不
懲其心而怒人之正已者此古今小人常態使皆知
懲已而怒人則無復有小人矣十章家父自言作詩
之意特以窮究王訥之所自而終以萬邦之畜冀望
於王心之式訛蓋其望王也深而規王也至乃知從
前所以責尹氏者皆所以責王蓋其忠愛篤摯如此
其極也合全詩言之前後反覆皆言不平之禍而不
平之禍始於用人篇中凡六言天六言民蓋天子太

臣之心與天心民心原相感召也用人而不得其平則天怒民怨從之矣然玩弗躬弗親不自為政等語則尹氏亦似非巨奸大惡但以用人不平私其姻亞遂至罔上誤國冒千古小人之名家父歷歷言之可當彈章可代諫疏且可為權臣千古龜鑑矣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涼涼哀我小心瘋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愛心惇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

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具曰子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盖高不敢
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
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扞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
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

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屨顧爾僕
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
雖快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
有嘉穀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仳仳
獨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掾胥矣富人

哀此惇獨

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蜴蜥蜴一名蝮蟻一名蝶
蝮一名蠍虎一名蛇醫蛇體有傷輒啣草傳之故曰
醫也又名守宮以朱飼之其體盡赤搗之萬杵以點
女人體終身不滅如赤痣偶則滅故曰守宮其鱗色

如蛇兩四足輔兩旁夾車之木也輻以固轂輔以益
輻故以輔為賢人喻也○訛言亂國此小人所藉以
傾君子也然君心非有所惑訛言亦何能為哉此詩
意在赫赫宗周衰如滅之句然僅一言而止而前後
反覆纏綿或呼天或援民或號父母或自哀或哀人
既痛恨於小人復感傷於君子不極淋漓不止乃知
凡詩文到痛快透徹使人可歌可泣者皆衰世之言
也○首章憂訛言之大也霜降匪時訛言孔將蓋天
人皆變矣凡虛偽反覆以惑人聽聞者皆訛言也訛
言足以動衆而罔上故衆人不憂而我一人獨憂之
夫此衆人不憂而一人獨憂者是即亂亡之象可憂
之甚也獨憂之人有憂而不敢明言故憂愈大而心
愈小夫使人有憂而不敢明言豈不可哀然人不我
哀惟我自憂之而我自哀之耳所以瘋憂而至於病
也鼠憂穴中誰相為憐此獨憂之喻也二章自傷不
幸值此訛言之世也至於怨及父母則無聊甚矣不

先不後政明胡俾我瘡之意好醜卽毀譽也訛言之
人毀譽任其所私好醜皆憑於口所以我憂益甚而
見侮於人也侮字從上章獨字看出舉國方且安危
而利災見有獨憂者反以為過計而侮之矣所謂飲
狂泉者以不狂者為狂也三章窮訛言之禍也我所
憂心惛惛者念我何不幸而將與此無辜之民同為
亡國之臣僕乎既為臣僕則將受祿於人矣所可哀
者我此人斯不知流離何所又將食誰人之祿如烏
飛三匝不知誰止也謝疊山曰忠臣不事二君豈食
他人之祿我所哀者但一世之人從人受祿耳此疊
山自言已志耳若詩人忠憤之言不過為危語以諷
上猶與子所謂我罔為臣僕而已未必有如此周旋
况食毛茹菽亦其祿也何必事二君乃為食祿乎四
章以止訛望之於天蓋無聊之思也瞻彼中林所存
之本惟薪惟蒸耳此民今方殆之喻也天豈夢夢哉
特以方殆之民見目前小人之勢若有以勝天遂以

天為夢夢不知此乃未定之天耳及其既定則將無
人不勝而豈小人足以勝之也哉夫天非有意於憎
小人而終欲勝之也各報其人之天而已各報其人
之天所謂定也知有定之天之勝小人也非以憎小
人則知未定之天之有時為小人所勝者亦非以寵
小人可知矣五章責王不能懲訛也山之高也為岡
為陵今乃以高為卑此即訛言之類而王乃莫之懲
焉王既不能懲訛而滿朝之人又不能辨訛則訛寧
有已哉蓋王之不能懲王自以為聖而謂人莫敢訛也
滿朝不能辨訛滿朝自以為聖而謂訛莫能興也是
以召故老而訊之皆未知訛之為訛猶鳥之雌雄人
所易辨而亦莫能辨焉則予聖一念誤之也亂朝之
人妄自誇負其實朦朧千古一轍六章言訛言不懲
使人無以自容也天本高也而今之戴天者僕行而
局焉則無為貴高矣蓋有使人不敢不踣者而非天
也地自厚也而今之履地者累足而踣焉則無為貴

厚矣蓋有使人不敢不踣者而非地也夫天地豈有局踣焉為此呼號者以雖無其事而已有其倫有其理則謂天地局踣亦可也哀今之人胡以為虺為蜴以毒於人而使人至此極乎蓋恨之也七章詩人自嘆其進退無據以見王之不能用賢也彼高瘠之田尚有菀然特生之苗乃天之摧扼我也則視我如大敵然必欲克之而又恐其不我克者則曾板田之特所不若矣彼初之求我以為則者亦似乎相需甚殷而恐不我得矣及既得之後則但羈縻而束縛之如仇讐然使我手足不展而無所効其力則是國之於我在若用若舍之間我之於國特不進不退之人亦何貴於求我為哉蓋所謂求我則者徒慕虛聲以為軌則如蔡京之於楊龜山石亨之於吳康齋但示一標榜而已非真能求賢也執我仇仇如檻中之鹿籠中之雉無復長林茂草之樂此時即欲求退而有所不能矣然則當亂世而使人得掛冠而隱者不可謂

非倖事也八章指亂本也言我心所以憂而如結者以今日之政胡以遂致此厲乎此句已隱以致厲之人指褒姒矣燎之方揚易滅也而反難滅赫赫宗周難滅也而反易滅則褒姒之故耳此蓋詩人忠憤之極若謂王之棄賢信訛皆由此人則當赫赫未滅之時而滅之形已見矣明皇幸蜀百姓伏轡下皆曰草茅之人知有今日久矣亦此意也九章十章一反一正皆以任賢為已亂之方也終其永懷教之以深思遠慮也車方涉險而又窘於陰雨泥濘以此喻難將至也此時而尚不任賢譬如重載之車而棄其夾輔至於傾輸所載而後將伯以助予豈不晚哉明皇幸蜀方思九齡將伯助予之謂也又言若能無棄輔以益爾輻而又數顧爾僕勿待既敗而後將伯求助則可以不輸爾載而終踰絕險矣而奈何曾不以為意也嗟乎以周室磐石之固而褒姒一婦人以衽席間滅之此時此勢已深知其不可救矣然猶諄諄然詢

老曰無棄爾輔曰屢顧爾僕曰終踰絕險似猶冀望於萬一者此則忠愛之至無已之情也十一章知其終不可為而復嘆也魚不能相忘於江海而畜於沼失魚之性豈魚所樂哉既畜於人網罟隨之雖潛伏於沼已昭然而不可避矣以喻已處亂朝即欲蹈海而不能是以憂心慘慘惟痛念於虐國之人而已二十第三章極狀小人得志之禍也云字毛朱皆訓謂周旋也小入得志方且與其隣里昏姻鳴豫燕樂怡悅不已彼之所樂我之所憂也然憂者愈憂樂者愈樂此彼者彼且有屋蔽蔽者今方有穀則小人之得志尚未艾也小人攘民以成富小人有屋小人有穀此民之所以無祿也然天實祿喪吾民亦何尤焉所可哀者彼富人猶可勝其培尅此莞獨者安能受其殘酷乎哥矣二句蓋於衆苦之中哀其尤苦者猶言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於同勞之中傷其尤勞者耳夫使人情展轉較量至此欲國之不亡其可得乎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
伯冢宰仲允膳夫緊子內史蹶維趣馬檮維師氏艷妻
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卽我謀徹我
牆屋田卒汚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於

向擇三有事豈侯多藏不慈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
馬以居徂向龜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器器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蹲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
孔之痍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
命不徹我不敢倣我友自逸

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交謂晦朔之間日
月交會也。隋張胄元曰：日行黃道，月行赤道，月道交
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
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即當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
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
掩映。食多不驗。朱子曰：赤道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

道內半在赤道外會時日月在黃赤交處相遇望時
日月正對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
常在上會時月在下掩日故日為之食月食謂之闕
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闕至明之中必有闕虛望時
日月相對無分毫相差為日闕虛所射故月為之食
也陳潛室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
日與月亢則月蝕又曰日月非真有蝕也陰陽偏強
偏弱之徵也日氣弱則月侵黃道而行以魂掩日而
口似為食若月氣弱而行或倚避顛側與日差池則
魄虛而月似為食總之不宜並而並宜對而不對皆
陰陽之病徵故宜修人事以答之然日月雖弱不與
羅計二星相值則不食惟羅計恃強爭道而二曜讓
之則見食矣曰食已屬天變矣又十月純陰之月辛
為陰金卯為陰木曰月皆陰則陽氣衰微之甚也
全詩言天變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其興役
遷徙則皇父所以播惡而致怨者然非幽王用之不

至於此故曰刺幽王也鄭康成以此為厲王之詩毛氏誤改為幽王然詩中所謂艷妻嬪處業已明指褒如矣月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卽詩中百川沸騰山冢岸崩之據若謂幽王司徒為鄭桓公又安知不與之先後任事也哉○首三章歷言天變而日食則天變之大者也十月夏正也十月之交純陰之月日有食之猶正月繁霜在夏正四月純陽之時也微虧也謂陽氣弱而見虧也陽弱陰威此臣奸君女惑男夷猾夏之象災見於天而民受其禍所以哀也○日月告凶者垂象以告人凶也不用其行月不避日也四國二句乃告凶之故用良則陽為政不用其良陽弱之驗日月之食皆由月不避日所致故月食非常也然猶曰陰不勝陽視之日食則為常也日食則陰勝陽矣此其召之者必有不臧之事而于何不臧乎于何者教之以思也○太平之時電不炫目宣示光耀而已雷不驚人號令起

發而已今雷電而致於不寧不令則天之示變非但
日食一端也况川沸山崩地變又從而應之乎為谷
為陵言沸崩之甚也不斥王而曰哀今之人者婉辭
也憫則懲矣不憫不懲是以天變為不足畏故哀也
○四章言天變之由在小人用事即所謂不用其良
也皇父小人之魁一小人乘權而衆小人蔽君怙勢植黨
置甚密滿朝皆其黨與矣從古小人蔽君怙勢植黨
營私未有不與椒房之寵互為奧援者小人蔽於外
艷妻煽於內羣陰無陽災異所以繁興也○五六章
以作都徙向專咎皇父也皇父之罪非一事而作都
徙向其大者也豈曰不時曰予不戕揣皇父意中之
言以狀其驕恣也皇父以天子之卿作都畿內強民
徙而居之明知與作不時而乃自謂豈曰不時其氣
酸固已不可嚮邇矣又不謀之於衆而遽撤其牆屋
使其田卒污萊而無所食而復自謂曰非我戕汝禮
在則然蓋其假大義以相壓使人莫敢誰何如此措

寫驕態宛然如見孔聖者皇父自謂甚聖卽以其自謂者譏之趣甚建國擇卿而取其多藏者且不勉留一故老以衛王但擇有車馬者皆從而往向如漢魏富人以實五陵欲以封植私國蓋其殃民背君又如此者○七章言皇父信讒也小人以類相召當彼爇之時復有小人附和以肆讒虐者故雖黽勉遷徙不敢告勞尚以無罪而被讒夫黽勉無罪尚且被讒况不黽勉乎自天由人兩相呼應言比下民之災匪天為之讒者為之耳噶沓背憎刻畫最工噶聚談也皆重複也讒者相聚謠曲繁絮貌悅背毀小人情狀彼此皆然既操是術以惑亂王室及其得志人亦以此惑之而各不自知此其所以為小人也○八章嘆己之憂勞以終一篇之意也章內四我字徙者對居者言之也此時天下大病矣寧復有羨者逸者而曰四方有羨民莫不逸者蓋身在憂內但見他人之樂如身坐鼎鑊者見夏畦揮汗烈日中輒羨其清涼也

蓋傷心至此已極矣末二句無可奈何自
解自慰不怨之怨可以深於言怨者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
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
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
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懣
懣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

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
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於王都曰子未有室家鼠思泣
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元氣廣大曰昊天仁
覆闕下為昊天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蓋
凡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此詩命
題之意不知其故續序強解之與詩意殊不相涉反
覆咏嘆以求其義莫如朱註所云居者責去者之說
為妥然序曰刺幽王而篇中多責同列之詞蓋幽王
暴虐當時必有以去為明哲保身者然使入人為明
哲則君臣之義廢矣故作者絕望其君而觸望其臣

其缺望其臣者乃其所以深於刺王也。首章述饑饉以發離散之端也。當時在朝之人必有借饑饉而去以避讒害者。故於篇首及之。離散之端原不在天。姑為無所歸咎之詞。以志悲焉耳。昊天曰不大。旻天曰疾威。各就其義類而反之也。天降喪亂。豈以無罪而獨怒。以天為弗慮。弗圖者。怨極之詞也。二章言人心離散也。周末滅而曰既滅者。謂雖未滅而有既滅之形。蓋危辭也。靡所止戾。亂無已也。正大夫離居。先去以為民望。誰復與我共事而念勞勩哉。惟正大夫既去。於是內而三事大夫亦莫肯夙夜在公。外而邦君諸侯亦莫肯朝夕匪懈。蓋身雖未去而心已離。無復君臣休戚與共之義矣。凡此皆周宗既滅之形。而王獨覆出為惡。則此亂終何所止戾哉。三章因人心已散。而以各敬其身望之也。蓋承上章而呼天以訴之。曰奈何有法度之言。而王不能信。如行邁者一往而不知返。則我不知其所至矣。然王雖為惡。凡百君

子豈可因王惡而忘敬哉各敬爾身而已知各敬爾身則知相畏知相畏則知畏天矣而胡不相畏乎胡不畏天乎蓋當時之人皆以王惡已稔不可圖存其離居而去者則曰尸位無益也其莫肯風夜朝夕者則曰勤勞無施也故詩人責之曰此非不敬王也乃放棄而不自敬其身者也各相推諉而不相畏者也不知疾威之所底而不畏天者也深切沉痛殆使人無所逃罪矣四章責其不言以明其不能敬身也兵戈之禍成矣勢不可退也饑饉之象成矣生不能遂也曾誓御猶知慘瘁而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是一人憂之而衆人不憂小臣言之而大臣不言也聽言二句極描滿朝落落觀望之狀聽言者探君所聽之言答之而已若一語招讒卽惴惴而退矣若是者各愛其身而非各敬其身者也畏讒畏禍而非相畏非畏天也五六章代為憂時感事之言以責其去也蓋不可去之義前已悉責之然責之而不原其情

彼將有辭自解至此始權為寬假之詞若謂今日諸臣固亦有萬不得已者矣吾方責爾以言而今之言者則可哀矣上方好佞而惡忠忠言則躬瘁巧言則處休而欲求百爾君子之用訊此實難矣吾方責爾以去而今之仕者則棘且殆矣上方好枉而惡直直則見為不可使而得罪於天子枉則見為可使而取怨朋友而欲求百爾君子之敬身此又難矣但所貴乎賢者謂其能於極難之中竭吾力之所能為循吾分之所當為焉爾若皆以為難而去之將委天下事於何人乎蓋揣去者意中之言以塞其辨寬之乃所以嚴之縱之乃所以擒之也匪舌是出猶云訥訥不能出諸口也忠言似訥政與如流相反怨及朋友懼清議也當此時尚有顧忌朋友之人蓋亦賢矣此詩人所以責望獨深也七章窮去者之情也蓋不可去之義與不得不去之情既前後反覆言之矣此時無可相諉則以室家為辭故又詰之曰吾謂爾宜歸而

遷於王都爾則曰予未有室家且畏禍甚深至於憂
思泣血無言不疾蓋其詞適其情懼如此獨不念爾
去國之時又誰從作汝室家乎豈出可作室而歸獨
無家乎窮詰至此愈無辭以自解矣此皆大夫責其
同列之詩或因曾我誓御我字遂以為誓御所作不
知詩特舉誓御之慘瘁以起下文凡百君子耳然則
哀我填寡豈小宛
亦填寡所作乎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印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
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猶匪
先民是穉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維適言是爭如彼
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
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

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只詩意刺王誤用回適之
謀而已。然篇中專指謀者譴罰之罪薄責其君而厚
誅其臣。此則詩人忠厚之善也。凡刺幽王詩自節南山
以下諸篇無非咎其君之詞。不獨此篇為然。說詩

者反覆而咏嘆之則詩人言外之意躍然矣○首章言謀猶回通無所歸怨而歸之於天也不臧即回通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不待其謀之敗而誤國誤民之病已先見矣故以孔印嘆之孔印即所謂何日斯沮也二章就上章而申之見小人回通之謀皆喜同而惡異也滄滄訛訛從來小人情狀不出於此小人相聚雷同附和滄滄然如蚊聚甕中眾口同聲然其雷同附和之時無非以排誡正人為事者故此四字必合言之乃全蓋當滄滄時而訛訛之象已具矣若是者彼所謂可喜吾所謂可哀也具是違具是依二具字又從滄訛生出舉國之人依之違之如出一辭無復敢為他論此所以蒙蔽天子而有不臧覆用之事故也伊於胡底言滄訛終無已時此其所以孔哀之二句極肖末世議論多成功寡之象蓋天下事任與議常相兼也今謀夫孔多紛紛各肆其說則有議無

任并其所議亦付之空言矣安能有所集哉發言盈庭二句形容小人攬權避事尤為刻畫蓋成敗可付之君國則各逞胸臆為數陳禍福稍屬於身家則共相回互為觀望夫謀國者必身任其成敗禍福然後智勇畢出而事無不集故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蓋謀者若是其不易也今之謀夫孔多者外飾虛詞內圖弛責當其盈庭則人人恥居局外及其執咎則人人恐在事中心事成則言者居其功事敗則言者辭其罪是非鋒起臧否愈淆如行道者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之地安能進於道哉四章言小人回過之謀皆舍遠而圖近也小人所見不過目前故雖鄙瑣猥賤之適言亦聽而從之即前章所謂不臧是依然就彼適言之中亦且置陵詬誶而不自已蓋小人相謀而不能相下故常角立互持以至於相爭即前章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是也夫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為國而與適言之人爭之非

徒無益而反害之安所逃吾成哉五章責以用賢也
吾所以惟通言是聽是爭者豈皆無可與謀哉夫國
雖靡止民雖靡靡然有聖者有肅謀哲又者固未嘗
乏人也今皆舍而不用如流泉之往而不返則雖舉
國皆賢亦徒付之一慨而已六章因小人回適之謀
而懼及於禍也小人但知其已然而不知其將然知
暴虎馮河之患而國家之變有大於暴虎馮河者則
不知也惟身在憂中而不知憂此則可憂之甚者我
所以戰戰兢兢如臨
深履薄而未有已也

究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螺贏負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哀我填寡宜岍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温温恭人如
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鳴鳩斑鳩也似鶉鳩項
有綉文大豆曰菽螟蛉桑上小青虫也果蠃卽今細
腰土蜂純雉無子連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虫負之
祝之曰類我七日而化為子故莊子曰細腰者化今
呼大蜂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蜂而非此細腰土蜂也
一名螻蛄春令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故又名離
渠渠之為言勤也以其飛且鳴之勤與兄弟之風興
夜寐也桑扈竊脂也好竊肉脂食之而不食粟淮南

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稗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嘴曲食肉則此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是也素質者其翅與領有文采則所謂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是也岸與犴同犴胡地犬也似狐而小黑喙善守故以牢獄為犴狴犴一作犴。此詩序云刺幽王毛傳遂舉詩中之言牽合附會於王身不獨失序意且失詩意矣朱子謂此非刺王乃大夫遭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也但既曰兄弟相戒免禍此即所以刺王者詩人之旨深厚可思豈必如後人醜詆怒罵然後為刺耶朱子之言蓋與序旨暗合而不自知乃犴角而攻之亦可笑矣。全詩兄弟相戒之意皆從有懷二人而生然其所以懷二人者則本諸敬而已末章乃所以為敬者亂世自全之道莫如能敬故詩人於幽王之詩凡屢言之然敬與憂懼不同孔子語司馬牛以不憂不懼而終教之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此其故可思。首章相戒之端也鳩非戾天之物

鳩鳴而欲戾天力不及而心有餘以興遭亂憂傷而
念昔人如鳩鵲天心力不相赴也明發迨旦卽懷二
人則無時不懷可知矣二章兄弟相戒以敬也酒力
與人爭勝溫以克之所以杜酒禍也彼昏不知者質
本昏矣又專壹於醉焉則昏者日益其昏矣以其有
餘於昏故曰富溫克者愈醉愈見其齊聖昏者愈醉
愈益其昏則不敬其儀之故也敬與不敬天命去來
之關也故兄弟交相儆諭而曰各敬爾儀一不敬則
天命去之矣可不戒哉三章言各敬爾儀之道不獨
以之自善且可以善其子也中原之菽可采而得然
不采不得也螟蛉之子可祝而似然不祝不似也以
興善道可學而至卽不似者終有時而似在我教之
誨之而已式穀之道不越於能敬蓋亂世兄弟但求
各敬爾儀以免於禍然必上念父母下念子孫則其
意念深矣四章兄弟以夙興夜寐相儆諭也脊令飛
而且鳴其勞如此今我兄弟日月逝矣夙興夜寐雖

所進之道不同然其不敢自暇自逸以忝於父母則一也無忝所生縮上明發二句最為有情得此一縮遂覺此詩前後無非為父母而作者蓋亂世人心最為怠玩故以人情最切者警之人情最切無如父母既念父母未不及其身與其兄弟子孫者念父母而及其身與其兄弟子孫則自無不敬矣禮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歟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則枝葉從之此之謂也五章言憂亂之切以見其不容不敬也桑扈不食粟而食粟病寡不宜岸獄而宜岸宜獄蓋必無之事而今忽有之則亂之甚也所以心煩意亂握粟出卜以求所以自善者握粟出卜極狀貧窶之態貧窶如此而不忘自善之道則情愈迫而意彌警矣末章極言其敬也集木臨谷履冰皆所以為敬也恭人小心謂他人也集戰兢兢則自謂也亂世君子皆無罪而憂懼如此我獨能無履冰之恐哉君子無時不敬豈為免禍而履冰

然而免禍之道亦終不越此矣。朱子語錄云：今人看文字，敏者揭開，但曉然於意味，却不曾得；但看百遍，自是強於五十遍時；看二百遍，自是強於百遍時。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初看也。只尋常，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解不得的意，却在說不得裏面。數語可為讀書之法錄之，以示學者。

弁彼鷩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踽踽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

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
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
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雝尚求其雌譬彼壞
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
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椅矣析薪施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
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笥我躬

不聞遑恤我後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續序云大子之傳作焉。鷺一名鷓鴣郭璞曰雅鳥也雅與鴉同小而多羣腹下白蓋爲之不反哺者謂之雅鳥。古序止發一語而已自一語而外皆毛衛諸儒以其師說續之也故續序之混古序前已辨之審矣及誦小弁之篇而知續序之有不可廢者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宋人不察遂稱大子宜曰自作夫臣子得罪於君父宜引愚罪之不遑乃託之歌咏以刺君父豈非高子所謂小人之詩哉孔子作春秋而書趙盾弑其君夫桃園之賊非趙盾所知也而孔子以為釁由趙盾為臣子者無所逃罪則雖不知猶知之也申侯親率犬戎弑幽王而立宜曰當時宜曰居申豈不知之知而不討賊又從而為之戍申戍許焉此其罪非趙盾所可同日而語矣而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以

策弑之賊而稱其仁且擬之以五十而慕之舜則亦異於孔子矣及見漢儒續序曰太子之傳作焉而後知古人諷諫之深而孟子親親之言為不誣也夫策弑之罪此宜曰異曰事也當其被讒見廢之先宜曰固無罪矣無罪而廢為之傳者豈能無辭哉先王之教太子也大傳在前少傳在後欲其知君臣父子之道也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太子以觀大傳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子以有罪而廢傳之罪也太子以無罪而廢亦傳之責也為宜曰傳者既不容已於言而父子之間又有難於言者於是托為宜曰哀慕之辭庶幾幽王之一悟所以曲全其孝而嘿動其慈人臣諷諫之道無以踰此故曰小弁刺幽王也三百篇中凡涉諷諫者皆稱謂刺所謂刺者旁引深諭中人之隱使之悔恨怨艾云爾非盡如後人譏而刺之之謂也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人子不幸而當親之大過慘傷痛割所謂怨也怨者

必慕故其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
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怨慕之言仁人孝子至性
之言也而豈宜曰篡弒之賊所能哉特為宜曰傅者
於其初之無罪而廢也遂舉宜曰所不敢言不能言
者代為言之使若出於宜曰之口者宛轉纏綿以明
宜曰之仁孝此則立言之道所以善處人骨肉之間
也然則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者非謂宜曰能為
親親之事特以小弁所述宜曰之事則親親之言而
已孟子嘗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宜曰之
人則孟子固已知之深矣高子所謂小人之詩者罪
其人而并及其詩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者愛其
詩而置其人於不論則以小弁之怨非宜曰之言而
其傅之言也吾故曰誦小弁之篇而知續序之有不
可廢者也○詩中憂字凡七言之而信讒易言則憂
之本也首章自反也以驚之得所歸而飛興窮人之
無所歸也民莫不穀孝子自反之辭也謂民莫不善

而我以得罪於親而獲罹則我獨不善矣而我之得罪於親何哉天即親也不斥言親故曰天也二何字皆自反之辭言必有所以得罪之由求其故而不可得也云如之何四字情思纏綿亦自反意也次章寫憂也周道之上草生蒙茸萬茂先云此意即唐人所謂愁心似春草時向玉階生也如擣者心煩意亂若或擣之也擣字言憂最切非身歷者不知沈憂之人似寐不寐雖在夢中猶長嘆也憂能傷人未老而老維憂用老猶言用憂以老也用字倒下健甚憂之傷人也不獨令人老抑能令人病故曰疾如疾首病之難忍者莫如頭痛疾如疾首則病甚矣只此六句從來說憂者無此刻畫三章怨慕也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者孝子見之猶不忘恭敬况父母乎靡瞻匪父猶云身所瞻者皆父也靡依匪母猶言身所依者皆母也不屬於父母之毛四句自詰之辭謂豈我獨非人子而不屬於父母之毛不離於父母之裏乎然則我辰

之故耶而天生我之辰果安在乎是不可得而知也
四五六章怨慕無聊之極也蟬依於柳萑依於淵物
皆有依而我獨如舟流飄泊而不知所至是以憂耳
前言假寐永嘆至此則雖欲假寐而不得憂之至也
鹿走猶念其羣雉鳴猶念其雌物各有親而我獨如
壞木之瘁而無枝何哉壞木無枝言生意已盡也寧
莫不知猶云我病如此豈王猶不我知乎蓋尚冀王
之見知云爾兔與死人非與人有親也當其觸於不
忍之心則雖窮鬼來投尚或憐而先之矣死人在道
尚或憐而瑾之矣豈我獨投兔死人之不若乎是以
哀極而隕涕無聲也路塚曰瑾左傳道瑾相望是也
忍字淺看謂忍而不憐我也若以為殘忍則失立言
之意矣七章言信讒八章言易言蓋信讒者立罪之
本而易言尤信讒之因也信讒者來則受之如飲醪
爵者來而不返字法工妙聽讒者舒緩而究察之則
讒者無自而入矣伐木四句乃言其所以不舒究之

故也使君惠然而舒究之如伐木之倚其本而惟恐傷析薪者之隨其理而惟恐壞則自不至舍彼有罪而惟子罪之加矣舍彼有罪暗指褒姒申生既廢人謂子曷辭乎申生曰我辭焉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今舍彼有罪之言所謂辭也此太子所不敢言而其傳代為言之固宜其無所忌諱也又言山則高矣今所為莫高者匪山也泉則深矣今所謂莫深者匪泉也匪山匪泉則不得謂之高深矣况宮闈之內寧有如山泉之高深者而可易其言哉呂東萊引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而止之復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言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以此為無易由言之証極透蓋當時幽王必有易言之事左右嬖倖乘醉飽之後窺王意旨以樹功於伯服者故詩言及之太子廢矣而猶追論及是者以見致禍之本在此也而又以逝梁發筍設為戒伯服語似尚有復返東宮之意立言婉妙却又說轉去以

見我已廢矣雖欲善其後而非吾力之所能為也此四句蓋古語之最婉痛者故詩人屢引之蓋屬望之極非決而絕之之詞也大凡為決絕之詞者皆感憤無聊其中有所大不忍決絕者在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
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
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訕亂庶遄
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
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
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薨免遇大

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
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
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尫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
居徒幾何

序曰巧言刺幽王也。毛謂水草交謂之麋李氏曰左氏所謂孟諸之麋是也。毛云鼫瘍曰微腫足曰尫孔穎達曰鼫足脰也。瘍瘡也。脰有瘡足有腫皆涉水所為也。此大夫被謗之詩。序曰刺幽王而詩中皆深惡讒者無一語怨王。此其所以為忠厚也。首章訴啟讒之端自天也。以昊天為父母猶小弁何辜於天以父母為天也。亂如此。憮世亂君昏此無罪無辜所以罹讒也不言君而言亂者隱詞也。慎審也。身已

被讒而反覆自審則無罪無事也二三章本諱所由
生也初者始亂之兆又者既亂之形也諱始既涵一
涵字描盡庸人信讒之態蓋信讒之人必不自以為
信讒當讒言之來姑持兩端自謂精明渾厚隱忍以
徐察其後既而猜忌中起是非外搖於是疑者有時
不勝其信遂不知不覺而自入讒者之彀中所謂執
狐疑之心者來護賊之口也故諱始既涵由其聞讒
而不能怒耳君子聞讒而怒則不涵矣不涵則讒者
自不敢入故亂可速沮也君子見賢而喜則并不待
怒而讒者自不能入故亂可速已也又言君臣由相
疑故盟盟已非矣况屢盟乎屢盟則亂長矣信盜則
亂暴矣讒者乘間抵隙以害君子猶穿窬然故曰盜
言盜言美而易入如置毒芻豢中使人不覺其毒但
見芻豢適口而已故曰用餞恭敬也惟君子能止於
敬小人諂曲側媚亦能貌為恭敬然非其止共也非
其止共而王悅之則適足以為王之病而已四五章

言讒人之情易知也寢廟大猷皆以難者與易者他人有心即讒者變詐不測之心故下二句以狡兔形之兔遇大則獲讒遇智則窮惜其不遇耳夫豈終無遇之日哉此章與在上四句比在下二句又是一體又言柔木易樹君子樹之行言易辨君子數之行言者往來行道之言好醜襟出然以君子之心辨而數之無難也數者辨之精也惟辨故能數然辨而能數則辨又不足言矣蛇蛇者碩言自然之度也出自口者口如心而出也若讒人巧言如簧則與蛇蛇出口異矣然巧言之病在不知耻耳使其知恥則自不至於讒矣末章極其醜之之詞也彼何人斯鄙之也居河之麋據地卑也既微且醜惡甚也此必明有所指詩人特為隱語以斥之蓋讒人本不能為其所易除而勢易敗特未有除之敗之者遂使得為亂階然亦終將自及矣此處作不了語趣甚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
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
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
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
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
吹噓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

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

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續序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堦墳同土曰堦竹曰麓朱解詳矣。蜮如鱉三足一名短狐含沙射人之影其瘡如疥稗雅曰蜮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凡盟者盟將來詛者詛既往三物如鄭莊公令出雞犬馬以詛射穎考叔者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是也。首言其心孔艱末言以極反側即此二語已曲盡小人情狀矣。暴蘇舊交凶終隙末以至構譏與他譏人不同故以彼何人斯頻頻相喚若為不知其人者且篇中但言其可以相見而不肯相見若媿之若恥之若為瞻望若為疑揣若憐其消沮若冀其悔悟雖痛心刺骨備極刻畫而終

不言其所譖之事與被譖之由所以為高。首章其
心孔艱四字無限含蓄已包反側之意蓋君子用心
但見其易小人用心惟見其孔艱雖未遽至反側然
其勢將必至於反側矣此詩之妙在不直指讒者為
暴公而設一從行之人為言便有波折胡逝二句訝
其始密而今疎也伊誰二字因其不入故怪而問之
維暴之云似信似疑吞吐趣甚。二章二人從行謂
暴公一人而從暴公者又一人也前既曰維暴之云
矣此復為不知之詞謂此二人者其誰譖我而構此
禍乎方信而又若疑妙甚譖人者自無面目以相唁
乃不責其譖而望其唁意更深婉謂爾之不入唁我
其意固以我為不可矣則始者親厚之時何嘗云不
可乎即此一詰已曲盡小人反覆之態矣。三章逝
陳又逝於梁矣魚梁在門外陳則堂下至門之徑也
譖人者外若示和若譖不由已者故逝梁而又逝陳
然而中虛情慙欲進復却趑趄不前故逝梁不入逝

陳亦不敢入但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蓋一事負友踪跡閃爍遂至於此故又謂之曰汝之不入豈有愧於人乎豈有畏於天乎而汝固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也冷諛巧諛趣甚○四章其為飄風形容小人倏詭不測卒遽無序之狀最肖自南自北而不相值我心猶可自如今不北不南相值而不相見所以祇攪亂我心反不如不相值之為得也○五章以下微詞緩語轉入轉深妙甚謂爾當徐行時猶不違息今爾之亟行又何暇脂爾車乎爾既亟行則今之壹來云何徒使我空望如此也○六章又冀其還而望之多方攻詰小人至此無處逃閃矣謂爾之往也既托於亟行而不肯入矣若以還時肯入則我心安矣若還而又不肯入則爾心我不可知矣爾其於還時壹來而使我心安乎蓋自處愈高責人愈婉其立言愈忠厚而用意愈深刻使觀者但見其忠厚而不覺其深刻所以為妙○七章又將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之意而透

發之伯仲者同官親愛之稱壘箎者兩人唱和相得之喻而譙周古史考遂以為暴辛公善吹壘蘇成公善吹箎不知何據如貫者速而不解之喻言既如此則豈不我知而譖我哉如曰不我知也則請詛之詛者以禍福相要皆反覆攻詰之辭也。八章始極發其情之奸言汝非鬼蜮也覲然面目而可以視人罔極乎反側二字末始言之然終不露一譖字高極

善兮斐兮成是負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嗟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速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巷官道名即所謂永巷也。永巷猶言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周宣王時姜后恃罪於永巷是也。巷為寺人之所居伯長也。寺人職掌永巷故曰巷伯。錦文如貝故曰貝。錦稗雅曰貝中肉如蜊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曰貝。南箕即箕宿也。常見於南方故曰南箕。豺似狗而長尾白頰而黃身。諺曰瘦如豺。豺體細瘦故也。窮北之地多寒不生五穀投之有北使之凍餒也。此詩大率遭讒於官刑之先既刑而作是詩以追恨之故。班固於司馬子長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萋菲小文貌。

文致其罪有似貝錦然貝錦似錦而實非錦成其錦者萋斐耳大甚者小而文以大罪也哆微張貌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諛者因我有近嫌之事而成其罪猶因箕星之哆然微張而侈大之也誰適與謀謂誰主是策而使爾詭幻若此也毛傳曰侈之為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鄰之妾婦亦獨處夜暴風雨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矣若夫避嫌而審者宜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鄰之妾婦亦獨處夜暴風雨而室壞婦人趨而至男子閉戶不納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姬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使巷伯避嫌如魯人則南箕不得成矣緝緝者讒人以其罪績而益之如女之績也翩翩者讒人伺人過失往來輕颺如鳥

之飛也捷捷幡幡言讒口便利反覆也謀欲譖人謀欲譖言與上章誰適與誰皆非出一人之意慎爾言也既其女遯身受其禍反若為之叮嚀為之商量為之說報應冷甚趣甚好好得志而樂也草草失意而憂也王聽不聰故呼蒼天蒼天而訴之也視彼驕人猶言彼甚當鑒觀此人也但言視之而已未及禍福而禍福之意已在言外矣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恨之深也豺虎無所不食而不食讒人有此無所不受而不受讒人則讒人且為豺虎有比所共棄矣姑付之有昊使制其罪蓋至此愈恨愈深矣記曰惡惡如巷伯此之謂也楊宜下濕以楊園下濕之道而有時加於畝丘安知刑餘賤者之言不有補於君子哉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敬者止讒之方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子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子于懷將安
將樂棄子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
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序曰谷風刺幽王也。風從上而下曰頽頽風回旋
如車輪有周旋不舍之意。此朋友相怨之詩作於
幽王之世則為刺幽王矣。蓋風俗厚薄在於一人故
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維風及雨風發而雨從之。此
朋友相須之喻也。將恐將懼四字曲盡小人薄態轉
字有味急則相恃緩則相棄在轉移間耳。維風及頽
頽風回轉不舍喻朋友相周旋也。置子於懷小入意
氣相傾自是如比較愛若加膝語尤為刻畫。棄子如
遺則都不復記憶矣。三百篇中每有與後人詩造意
同而工拙迥異者。如小弁維憂用老漢人云維憂合

人老少一人字換一用字便深一層此處棄予如遺漢人云棄我如遺跡又覺漢人多一跡字意致更為無窮則句法長短限之也未章言谷風在山其為長養草木者廣矣其有死草萎木者天也豈可以長養之德哉小人之交德厚不知怨小必記自是常態此二語乃古今覆雨翻雲凶終隙末之本使反是焉則白頭如新寧復有不全之交哉然朋友相棄而先自居於小怨若為分任其咎者亦見古誼巷伯篇中哆兮侈兮亦先自居於避嫌之不審蓋朋友之道莫如自反先責已而後責友此所以為君子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昔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
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
我獨不卒

序曰蓼莪刺幽王也。嚴華谷曰莪蘿蒿也蒿草中
之高者蔚牡蒿無子者梅誕生曰蒿類甚多一曰蓬
蒿召南彼茁者蓬是也一曰青蒿又名藪小雅食野
之蒿是也一曰牡蒿又名蔚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
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小雅匪莪伊蔚
是也一曰白蒿又名藜召南于以采藜是也一曰香
蒿又名蕭白葉莖粗科生有香氣大雅取蕭祭脂是
也一曰藟蒿一名葦葉青白色莖如筋而輕肥始生

香可食小雅食野之苹是也。○或云莪蒿蔚皆一物始生為莪長為蒿蔚則蒿之尤粗大者莪可食蒿蔚則無用矣。○此行役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與刺幽王何與特以幽王之時人民勞苦致有不終養之事則以為刺幽王云耳。刺幽王非作詩者本意特序者從旁而撫時增思感傷流連則以為孝子傷心之語皆可以刺幽王也。谷風諸篇其義亦復爾爾。○匪我伊蒿匪莪伊蔚蓋自傷不副父母所望以我為莪不知其是蒿是蔚耳。哀哀二句蓋於親歿之後感念初生自爾情深故其旨與陟岵鴉羽無異而其心則較陟岵鴉羽倍慘也。餅以喻親嚙以喻子猶左傳子大叔引此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蓋餅喻王室嚙喻晉也。餅資於壘父母依於子理相似也。鮮民猶言孤子也。生不如死撫膺極痛之辭然其最傷情尤在久矣二字。三復自得之銜恤靡至非親歷者不知此言之痛生人之常非出即入今其出也抱憂與俱其入

也置身無所則無時而非可哀之事矣既入矣而曰
靡至此句尤可思父兮一章又舉劬勞二字而痛快
言之連用九我字見我之所以有我者父母也生鞠
拊畜長育顧復腹九字一層倍苦一層顧復二字情
景尤真腹字更奇謝疊山曰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
則回顧之復者兒行父母未行則追喚之腹者懷抱
于腹間也父母出而有所往懷抱其子而不遽去父
母入而自外至懷抱其子而不忍置皆就襁褓時而
言數語得之哀哀父母言德已淺矣言報抑又淺矣
故但曰欲報欲報者無可報也無論承歡聚順服勞
奉養不足言報即摩頂放踵而頂踵亦父母之有豈
所以為報乎至於無可為報則德不足以言之矣無
所擬似庶幾罔極之昊天耳昊天之覆育生成豈萬
彙所能報哉唐人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亦
是此意此等語意須從他父母歿後思之方見其慟
末二章見孝子觸目皆悲故觀南山遇飄風無不闕

其親歿之感者民莫不穀以終養者言之我獨何害我獨不卒慟極而無可控告之詞也

有饑簋殮有抹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

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
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
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序曰大東刺亂也。續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
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
○棘七以棘為七所以載鼎肉而升於俎也其制如
匙孔疏曰七用桑三尺吉禮則用棘杼持緯者也曹
氏曰梭也袖受經者也璣瑞也佩璣謂以瑞玉為佩
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四時周流名曰
天河一曰雲漢織女在漢旁三星鼎足如跂鄭氏云
襄駕也言更其肆也蓋日月五星為緯二十八宿為

經緯者右轉而經星與天同其左旋一晝夜一周而有餘也星在天為次在地為辰周天十二次一晝夜為十二辰晝日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故曰七襄也牽牛河鼓星也一曰黃姑箱者車內容物之處故明長庚皆金星也蓋金星朝在東所以故日之明故曰啟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故曰長庚金星二星或先或後皆附日而行但金星行在日先則晨見而暮不見行在日後則昏見而晨不見獨言金星者金大水小故也天畢畢星其狀如掩兔之畢故曰畢也箕星為敖客為口舌按箕四星二星為踵二星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翁北斗七星自一至四為斗有五至七為柄斗柄西則天下皆秋矣○前五章至不以其長皆備寫東人之苦忽從維天有漢以下憑空幻出一段奇怪皆以絕無義理中顛倒縱橫以寄其憤謔不必深鮮深鮮則失之矣毛鄭必欲句向牽合戲王君臣因失詩趣後人又執以為東人望

天怨天之語亦未得作者言外之情也。○首章困極而思古也。錄採皆富足之意。以此為反興也。錄滿而採曲則其物力之充裕可知矣。周道鎬京之路也。周室盛時朝覲會同率由此道。如砥而平如矢而直。四方諸侯大夫往來王畿者莫不履此而沿途小民亦凝眸屬目瞻望車馬一統之威。今何時也有騰顧出涕而已。朱註東方賦役由此而輸於周。語甚有味。此出涕之由也。然妙在不露二章小東大東謂東方大小之國也。杼柚其空織事廢也。葛屨履霜則禦寒之無備可知矣。佻佻公子矯羸本不耐勞而亦奔走周行則賤者又可知矣。既往來言非一往來也。當其威也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此大夫所以撫時興慨不容自己也。三章言薪已獲則枯矣。况復浸以寒泉能無腐乎。民已勞則傷矣。况復重以力役能無病乎。契刻也。謂憂苦之事刻於心也。末四句申言上意。惟薪已獲故宜載之。

無待其浸惟民已勞故宜安之無待其病尚者庶幾
之辭亦可二字酸甚此處哀韻在二也字猶楚辭入
情處皆以此兮只也諸虛字咏嘆出之四章但形容
東人之勞西人之逸而已雖不言及群小得志賦役
不均之事然已悉於言外見之矣舟人私人舉卑者
近者以例其餘也五章前四句極寫西人暴殄之狀
東人食且不飽安所得酒今饋西人以酒而西人曾
不以為漿東人衣且不完安所得珮今與西人以鞞
然之珮而西人曾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
也甚賤則其用之也必甚輕矣此東人所以重困也
自維天有漢至末三章又從窮蹙無聊中發為不
然之想怪怪奇奇不可捉摸若謂東方之人力與地
利盡輸於西矣意者天其憐而助我乎然天不能助
東人反若助西人以害東人者蓋煩苦之思無所屬
望因而無不屬望拂鬱之事無所歸咎因而無不歸
咎望助既切則見似助者而善之畏害既深則見似

害者而疑之總是作者想頭靈變平地波瀾詩思至此擬議路絕非復拘文牽義鑿舟求劍者所能索解矣維天有漢句歐陽永叔曰不言日月而言雲漢者以其光之不能下燭也此語得之若謂天之有漢不過監亦有光而已織女在天不過終日七襄而已豈真能憐我而助我哉雖則七襄以下層層剝換轉入杼袖意服箱似影往來意然總不必牽合觀其大意而已鄭箋云人織用緯往來反報而成章織女徒織名耳左旋而不反有西無東故不成章語最聰明然其實詩人止就織女二字點綴生情耳非真責其報章也織女不能織而成錦牽牛不能牽而輸物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使我營作天畢不能代我掩捕禽獸南箕不可簸揚糠粃北斗不可挹取酒漿是數者皆空有人間器用之名而於我全無實用且南箕反翕其舌若助西人而吞噬我北斗反揭其柄若助

西人而挹取我紗在畧於責雲漢牛女金畢而詳於責箕斗二星蓋怨恨之極痛心刺骨傷於西人之噬見星之形有類於噬者即畏之傷於西人之取見星之形有類於取者即畏之畏其真者而并及其似者鬱憤中作此無理之談似謔似呆種種不平未嘗有求於天而若有求於天未嘗有怨於天而若有怨於天箕舌張而曰翕蓋張則必翕噬則必吞反言以見意也。徐巨源曰觀詩中所叙之星皆戌亥月夜所見之候也而又有履霜之語作詩者因時有感而借以發意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異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

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鴉匪鳶翰飛戾天匪
鯨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

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鴉與驚同音團前鴉之
奔奔音純鶴鶉也此則鴉也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
鴉其飛上薄雲漢蓋鷲鳥也一名鷲一名沸河今大
鵬翱翔水上弱魚令上沸波攪而食之禽經曰洶河
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湧是也其翮可為箭羽
蓋鷲隼六翮皆乘風輕勁也鷲鴉類亦鷲鳥也爾雅
曰鷲其飛也翔以摩風回翔布翼不動也鳴則風生
風生則塵埃起故曲禮曰前有飛鳥則載塵埃杞物

杞也根名地骨本草云仙人杖又曰西王母杖葉莖
實根皆可食棗赤棟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矣好
叢生山中可為車輞輞車輪外圍也○首二三章自
傷也夏則苦暑秋則苦病冬則苦風此三時者本無
美惡但得意者觸景皆喜失意者觸景皆悲耳宋玉
悲秋云皇天平分此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曰平分
則天意無美惡曰獨悲則人情有歡怨可與此三詩
相發明先祖匪人謂豈神入路隔先祖神而匪人乎
胡生則念子歿則忍子也語及先祖者無可歸怨之
詞也四五章寫怨也皆反興以起下意山有美材
則人知其美今國有殘賊而人莫知其惡也泉水有
時而濁尚有時而清今我之構禍則無時而善也南
國以江漢為紀無情之水尚為地之所有今我之盡
瘁寧不為朝廷所有也莫我有如云不我眷顧也猶
左傳不有寡君之意七章傷避亂無策也鳥可戾天
魚可入淵我非魚鳥也欲高飛深入其可得乎以此

四句合謂天蓋高四句觀之想見亂世君子展轉偏側無聊之態八章述作歌之意也我作此歌惟以告哀而已豈敢有他望乎蓋無可奈何安之若命明知告哀之無益而不容已於言者情也篇中言萋言秋言冬而不言春至此忽感嘆於蕙薇則春生之物也然則四時無非悲怨集○先祖匪入謂先祖匪以我為入乎胡使我至此極也此說亦可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四國或

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叫號或慘慘劬勞或
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風議或靡事不為

序曰北山刺幽王也。梅誕生曰馬駕具在腹曰鞅
左傳齊大子光抽劍斷鞅是也。鞅所以拘物王事鞅
掌謂為王事所拘也。或曰鞅以輕馬而執在手一釋
手則馬奔而不可御故總攬國事曰鞅掌。○詩為勞
役不均而作然有勞苦之情無憤懣之語所以為忠
厚也。○首章述行役也。陟山采杞役者感物傷懷借
借註訓強壯其實即言從役共事之人也。憂我父母
猶言遺父母憂也。二三章嘆獨勞也不言獨勞而言
獨賢寓意深婉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
四方又將獨賢意而暢言之詩意本言勞役不均而

詩詞似誇似喜其怨嘆傷嗟之情皆以感恩知已之語出之占地甚高立言甚厚四五六章又遞析比勘以見不均之意言雖重辭雖複而終無一語怨王此所謂可以怨也然其妙尤在將勞佚二意演為十二句於勞字一邊不甚形容獨於佚處極力刻畫似讚似羨以志不平如燕燕居息燕而又燕安之甚也偃息在牀高卧而廢入事又甚於居息矣不知叫號深居不聞人語無復知世間有愁苦叫號之聲又甚於在床矣棲遲偃仰疲於佚也蓋佚者之疲於佚亦猶勞者之疲於勞終日飽飧熟寐懽懽困入如病如癡故棲遲遊行或偃或仰使其筋骨脉絡鼓舞搖蕩以舒其惰窳之氣也又甚於不知叫號矣湛樂飲酒則歌舞沉湎逍遙醉鄉又甚於棲遲偃仰矣出入風議則不獨居已於事外也且以事外而彈射事中之是非蓋優閒之人無處栖心故其一出一入惟以風議他人為事則又甚於湛樂飲酒矣楚辭卜居篇亦將

忠佞二意演為十六句亦於忠處不甚費力獨於佞字一邊深文巧詆窮極工妙以寫其騷怨與此篇筆意彷彿相似深心者自辨之○慘慘畏咎一句較前後五句獨深有此句而後知向之畏勞者不過畏咎耳亂世任事之難如此此所以有不均之嘆不然經營四方亦賢者所樂有事也又何怨焉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疚兮無將大車維塵真真無思百憂不出于頰無將大車維塵雖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也○將大車者車未行而塵先起以興君子而進小人則事未集而憂已生矣塵者小人之喻猶王茂

弘所謂元規塵汚人是也思者追悔之意一為小人
所誤則嗟臍無及故曰祇自疚兮知思之悔之之無
及而欲無思則悔之深也真寔者明為塵掩也將大
車則塵盛而明掩用小人則憂生而智昏矣不出於
煩憂多思亂若或蔽之耿耿然若滅若沒自知而不
能自見此沈憂之態也煩與耿同謂小明也墮者蔽
之深也重者
憂之加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苑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其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
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其人

瞻瞻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
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
伊戚念彼其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
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

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亂世征役之大夫
與在朝之大夫皆履危端故悔仕於亂世者厥已勞
於征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又念同列在朝之友
而以靖共之道戒之自傷未已忽復戒人蓋戒人乃

所以自傷於自傷之極又進一境耳其曰小明者所以別於大雅之大明爾亦猶小旻之別於召旻無深意也故蘇子由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以小名篇別其為小雅也然大雅宛弁獨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首三章皆行者悔仕之意明明上天二句勞苦而呼天也我征二句言其遠也二月二句言其久也其毒大苦謂所憂如中毒而甚苦也共人僚友相得之人也在位宜共在亂世為甚故稱以共人所以相勗也未二章靖共爾位義不出此蓋以勞役而視在朝者則勞役為苦然以罪罟譴怒反覆而視勞役則彼在朝者豈得晏然哉所以念之而涕零如雨而又言我豈不懷歸而與共事哉但畏此罪罟而不敢歸耳不畏簡書而畏罪罟其情迫其辭戚矣日月方除除舊而新即上章所謂二月初吉也曷云其還乎歲聿云莫矣以春二月西征至歲暮而不還即上章所謂載離寒暑也身獨而事衆則其不暇可知夫既

憚我不暇而又念彼共人惓惓然懷思而顧念之情
之至也謹怒者罪罟所顯加也若下章反覆則罪罟
之所隱中矣政事愈感亂亡之象不止於我事孔庶
矣采蕭采菽此歲莫事也自詒伊戚無所歸咎而自
咎也興言出宿寫憂思甚微當與漢人詩出戶獨徬
徨引領還入房二語互觀一則晝不能安於外而歸
歸內一則夜不能臥於室而欲宿外其展轉無聊之
狀則一也四五章以自勉之道戒友也君子即共人
也無常安處安息謂勿狃於安也一恒字無限長處
憂隱皆在其內靖共謂自靖以恪共其職也居亂世
者隨風而靡易與回邪為親故又戒以惟正直之人
是助惟正直之人是好則神聽而穀祿與之景福介
之矣悔仕於亂世者知君寵之不可恃罪罟謹怒反
覆之不可逃而冀福祿於神聽蓋可必者我也不可
必者神也以所可必者聽之不可必者無
可奈何盡其在我此又忠告之至意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
鐘喑喑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
伐磬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飲
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序曰鼓鐘刺幽王也。周禮地官鼓人以磬鼓鼓役
事。註云長丈二尺。妯動也。瑟琴堂上之樂。笙磬堂下
之樂。堂上下相比。故曰同音。全詩刺意。渾涵首三
章。刺而婉。末章刺而隱。鼓鐘於淮水之上。聞者宜何
如樂也。今曰憂心且傷。曰憂心且悲。曰憂心且妯。則
時事可知矣。淮南子曰。載哀者聞絲竹而悲。蓋亡國
之政。其民困。故其聲之所感。無非憂也。淮有三洲。舉
所見者而言。始則湯湯潛潛。至於歷時之久。水落而

洲見焉蓋流連忘反極矣鼓鐘者幽王而思及古之
淑人君子感慨最深懷允君子謂懷之信不忘也然
但言懷之而不言所以懷之之故尤見蘊藉其德不
回樂與德稱也不猶謂不如今之荒亂也同音以瑟
瑟笙磬四樂言也不僭以雅南籥三事言也雅南新
樂章也籥舞者樂容也此章再不言憂而憂之意自
在言外非淑人君子之人而奏淑
人君子之樂亦愈見其可傷也已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我
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
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
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孝孫有變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
燔或多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
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俎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俎位工祝致告神具
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
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毅既將

其生時所出入處恐神或在焉故使工祝致祭於此以求之皇者神來而處尊位儼若君臨故註曰皇大也君也燹竈也燹燹以煮肉廩燹以炊米燔者火燒之也難熟者近火故肉曰燔炙者遠火也易熟者遠火故肝曰炙既獻酒卽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於俎所謂從獻也蓋執燹賤者也賤者踏踏而敬則貴者可知矣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而敬則卑者又可知矣獻醢交錯主人醢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東西互對飲爲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爲錯然此是導飲非祭畢之飲也賚孝孫者主人醢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謁主人也送尸者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於阼階尸遂出蓋君迎牲而不迎尸其送尸則不出門以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內則全於神故迎送皆以廟門爲斷也廢徹是送尸以後撤饌之時儀禮尸俎佐食撤之是也不遲者不留神惠也燕私是撤饌

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禮主人以胾俎豆籩及視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燕內兄弟於寢是也。此詩但觀只東萊所謂苑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事於神者詳二語便見詩人思古傷今無已之意故力農奉祀以告民力之普存而庶事之修舉蓋農事若是其重也篇中所謂濟濟蹕蹕蹀蹀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齊稷匡救者威儀之盛也倉廩牛羊俎豆苾芬者物品之豐也妥備蒸嘗所謂交神明也獻酢燕私所謂逮羣下也萬壽攸酢萬壽無疆卜爾百福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四者皆本於德盛政修而所以德盛政修者則在乎致力於民而已後世政煩賦重田萊荒蕪不致力於民而求享於神是以誠敬薄而孝愛衰祭祀不饗福祿不來也故詩人於此三致意焉全詩皆以祭祀為主而首章先必以力農則其大意可知矣。○首章言酒食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牛羊俎豆佐之然黍

稷則酒食所自出也言執黍稷而先以除田去茨見
農事之難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四以字皆言黍稷
也次章言牛羊也祀事幽也而曰孔明幽明之故非
先王孰能通之一明字包孕甚廣不言薦馨告虔而
薦馨告虔之義已備矣三章言俎豆獻酬之事也禮
儀笑語即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卒度謂皆合
於法也卒獲謂皆得其宜也凡人之敬勤於始而怠
於卒故君子之禮儀笑語必從其卒而觀之也四章
承上三章而言之蓋飲福受胙時事也工祝致告徂
賚孝孫鄭康成云徂往也賚予也祝致神意徂主人
使受嘏既而以所嘏者往予主人也輔氏云下句所
以重釋上句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朱註
於此句偶遺其解耳必芬孝祀以下皆嘏詞也朱註
解極明如幾如式語質而奧最耐尋繹如幾謂意之
所至即與福期也如式謂眾福所備如有一定之式
不缺欠也齊訓整謂不亂也稷訓疾謂不緩也匡訓

正教訓戒謂無偏無怠也皆言其敬也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言其致福之自也錫極則福隨之矣人羣之事有萬有億而錫極之君一而已雖萬億無不一也註謂錫以眾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甚透五章祭畢而留同姓以燕之事也工祝致告傳尸意告利成也前章曰神嗜飲食此云神具醉止憑空設想荒唐空幻淒風苦雨如將見之此與楚詞九歌皆可謂妙於言鬼神矣櫛饌之後助祭之賓撤俎皆去惟同姓諸父兄弟在焉於是以前餘饌而燕所謂燕私燕私謂燕而盡其恩私也六章私燕之事也燕同姓於寢故祭時之樂皆入於於寢也後祿者無窮之祿也祿莫備於人君矣而又有無窮之祿在尋常計量之外所謂後也受祿者本之先而祝祿者祝其後故曰後祿時解謂祭時所受之祿為先燕時所受之祿為後大可發笑神嗜飲食以下則與燕者慶之之詞也孔惠孔時已該祭義

一篇之意人君福祿莫大於子孫前五章言福言祿皆屬君身獨留子孫於燕私稽首之詞以足前章所未盡詩人補綴之法老甚妙甚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

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續曰不能成繼王之業疆
 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地官小司徒云
 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疆如方里爲井十里爲成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理如
 一夫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
 洫上有塗是也周禮土田之制百畝爲夫夫間有遂
 十夫有溝遂則深廣各二尺溝則深廣各四尺疆理
 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以一夫言則百畝之遂徑
 爲疆中間畝畝爲理以十夫言則千里之溝畛爲疆
 中間徑遂又爲理矣推而至千夫之澮萬夫之川莫
 不皆然南東其畝註解固確然大抵言疆理之中田
 畝縷錯或南或東不過舉南東以該西北耳同雲者
 雪候也天暖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也農事冬
 雪欲其盛而遍故言霽霽春雨欲其微而潤故言霽

霽俗云蝗子產於地中者冬有雪寒氣逼入於地則
春夏不能出矣又俗云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入地九
尺故三白爲豐年之兆也鷹刀刀有鈴其音中節禮
云割刀之用而鷹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主人執鷹刀以啟毛蓋是時牲已殺矣啟毛告純也
取血在啟毛之後取骨在剝之後皆宰夫事也骨腸
閒脂也取骨尚未病也病骨則莫熟後事耳朱子曰
古人於祭蓋欲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故先作樂發
敬卽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故先焚燎鬱鬯以陰
氣求之求諸陽所以求魂求諸陰所以求魄也故曰
周人尚臭蓋灌鬯降神之後乃迎牲於庭取血告殺
取骨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蕭蒿也禮曰
既奠然後蕭蕭合羶羶註奠謂薦熟也染蕭以脂合
黍稷燔之所謂升臭也○此詩大意亦在重農事瓜
瓠犧牲所以佐黍稷也前三章薦黍稷獲福之事首
章從原隰引起我疆我理所謂田之也南東其畝與

西南其戶語同妙一見萬戶千門紛錯之奇一見阡陌條理規制之盛二章又以雨澤引起同雲二字狀雪景如畫既優既渥三句兼雨雪言之冬雪微則土氣不沾春雨盛則害稼故冬雪盛而春雨微微而能久所以優渥霑足以生百穀也徐巨源曰雪者風雨相搏而成也隆冬陽伏於下則凍而無雪故將雪必微溫溫氣升矣迫風而上與雨相遇搏而為雪故雪初至地輒融溫氣在地上也久雪則雪氣勝溫以有質之陰勝初達之陽陽氣復抑而下於是雪積矣雪積則陽溫之氣復深而土受其濕故為來歲豐年之兆春雪則不然陽氣方達而雪壓之故冬雪瑞而春雪不瑞也以此詮優渥霑足之義最徹三章則正言黍稷祭祀矣并戶而并及賓者三獻之後主人有獻賓之禮賓謂助祭者也朱註陰陽和萬物遂從上章雨雪而生而人心懽悅一語補綴自妙壽考萬年從人心懽悅看出尤晦翁極有體認之語四章因獻瓜

殖而獲福然瓜殖亦因屬黍稷而弁及之耳中田有廬漢書註曰井田法人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蓋公田百畝之內以二十畝爲八家廬舍每家廬舍二畝半也疆場有瓜謂田畔種瓜王介甫所謂地無遺利也蓋秋嘗時偶值瓜熟故剝爲菹以獻之也天子之福莫大於壽壽考則受天祐矣五六章奉犧牲而獲福然亦因黍稷而弁及犧牲故曰從以騂牡謂黍稷薦而騂牡從之也血幣以上既灌而迎牲也苾芬以上既奠而升臭也祀事孔明以下則合而言之也萬壽無疆卽所謂介福也

俶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入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

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
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
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
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序曰甫田刺幽王也。鄭箋云刺者刺其倉廩空虛
政煩賦重農人失職故傷今而思古也井田之法九
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
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千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十
千是一成之數每畝穀一鍾歲取十千舉收數之多
以驗豐登也三年餘一九年餘三故陳陳相因而食

我農人也毛氏曰尊者食新糞夫食陳鄭康成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行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也耘去草也舜耕歷山象耕鳥耘蓋象行必端正履必深耕田者法其端深鳥之啄食務疾畏奪耘草者法其疾畏也耔墜禾根也註云苗葉以上稍耨壟草謂耘也又云因墜其土以附苗根謂耔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先生者爲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苗稍壯每耨輒墜其根及或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黍稷蕪蕪而盛也介止是甫田間空地可止息者鬣士農夫之通稱也介止是甫田間空地可止息者鬣士農夫之通稱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方者四方之神東勾芒西蓐收南祝融北玄冥中央后土是也田祖先嗇也孔氏曰神農始造田器謂之田祖先爲稼嗇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一也以

茅覆屋曰茨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也梁車梁小戎
所謂梁輶是也坻水中之高地京高邱也未刈之禾
曰稼露積之禾曰庾全篇爲勸農之詩故其詞皆美
農人也首章勞農也倬者公私之限甚明也謝疊山
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生於三代之後其
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予民
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收入廩陳者卽取
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
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
數語極透今適南畝者以言巡省之勤也巡省則見
農夫耘耔而黍稷茂盛故有年者復有年也於美大
止息之地進髦士而勞之蓋農夫不能遍爲慰勞故
進髦士與之言而因之以諭衆也二章奉祭也上五
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以報秋成而又
祈來歲之豐也齊明犧羊禮之盛琴瑟擊鼓樂之盛
亦互文耳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舉方社以見田祖

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甘雨
得則黍稷生矣黍稷盛則士女育矣曰以所以介以
穀者相承而言也三章省農也康成云曾孫謂成王
也蓋傷幽王而思成王耳今亦以主祭者泛言之省
耕之時曾孫適至曾孫在上農夫在野而田峻又至
勸農而撫摩之熙然無間也田峻司嗇之官鄭云漢
之嗇夫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上下相親如家人父
子攘者農夫左右相饋之食不敢以獻故強取而嘗
之以著其相忘也描寫奇甚又見其禾治而畝竟而
知其善而且多矣長畝者履畝而行知其竟畝如一
也終者言其常常如此也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故
曾孫不怒而農夫益敏於事曰喜曰不怒皆互文也
田峻見而喜曾孫見而不怒是以農夫不待趣督而
自勸此上下憂勤歡欣自然之應非所以云施報之
情也四章收穫也曾孫之稼之庾而曰農夫之慶者
蓋補助勸勞者上之德而耕耘收穫者下之力故歸

美於農夫而欲厚報之民以萬壽祝君君亦萬壽祝民者君民一體欲以常享有年之慶也輔慶源曰用其力享其奉而曰予不戕禮則然矣則是末世衰薄之所爲古無是事是以歸而欲厚報之也。徐玄扈曰詩與文不同文則不容錯亂若詩人作詩一章自爲一義或順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述往事或更端別敘或互言複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非拘拘以時日爲先後也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於秋祭之時首章述耕耘之勤二章述祈報之禮三章省農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爲秋祭無疑三章不論爲省耕省獲無不可者故以此詩爲兩年事者固謬有謂前三章夏耘一時事末章以收成歸功於農次序相因遂以二章之祭爲在耘耔之時而三章亦省耘之事者皆曲說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
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穰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穰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序曰大田刺幽王也。○鄭云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
不務農事至災害穀風雨不時萬物飢饉矜寡無所

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凡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曰南畝鄭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毛云實未堅者曰阜孔氏曰孚者米外之皮甲在孚外若鎧甲之在人表也稂童梁也莠稗草也皆似禾似粟者也毛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螻食根曰蠹食節曰賊孔云四種虫皆蝗也穉幼禾也蓋穗之低小者曰穉刈穫所不及也一束曰積束縛之所不及也合束曰秉輦載之所不及也一莖曰穗滯穗謂刈之散亂者也駢黑者南用駢北用黑各隨其方色孔氏所謂舉二方以就韻是也。○前詩言農夫之慶此詩言曾孫是若交相歸德上下之情所以通也首章言農事備也田大則稼多稼多故種不可不具器不可不戒種與器者農之備也既種既戒則既備矣既備乃可有事於農矣器戒故覃耜可耕種具故百穀可播而庭碩之苗可以順曾孫之欲矣耕種者農夫之事而曰曾孫是若者人君以農夫之事爲事農夫之欲乃其所欲

故農夫不自以百穀庭碩慰其望年之慶而以爲此
曾孫之所欲此則上下相孚之極也二章言苗實而
無損也既生房矣既實矣既堅熟矣既齊好矣而
無稂莠以亂之無四虫以戕之然後害不及穉穉且
不害則庭碩者可知矣稂莠既可力去而四虫必藉
田祖之神以畀於炎火此則曾孫之福豈農夫之所
及哉三章言雨澤溥而收成倍也既無稂莠又無四
虫則所望者雨澤也然農夫所有事不過既種既戒
而已不能必虫之必去雨之必時也今虫去而雨復
時此天神之惠而即曾孫敬天事神之惠有滄萋萋
四字狀雲景入微天將雨則地氣蒸而爲雲滄然如
濕潤上行萋萋其盛也朱子云雲欲盛盛則多雨雨
欲徐徐則入土初言其徐也數語得之雨豈有先
後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者蓋以天澤即君澤農夫
不敢妄邀天恩而以爲皆吾君所致也穰穰四句寫
豐年粒米狼戾之狀卽從惜福廣惠中看出甚妙坊

記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夫曰不盡利則義而有慈雖農夫也而鄙吝之私消矣曰遺民則惠而有術即農事也而暴殄之戒深矣蓋一事而眾美備焉非豐年有餘何以致之四章收穫之後而以報祀獲福也朱註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二句情景活甚以其婦子三句亦見上下相忘不啻家人父子也精意以享曰禮方謂四方之神據詞義當云來禮祀方今云來方禮祀者倒文也蓋當省斂之時又值禮祀報賽故農人以景福祝之此君民之通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

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韜蔽膝之衣稱乎冕者
卽韜也合韜爲之故曰韜韜者韜之染色其色奘然
赤也韜韜不言弁而常弁常衣在其中故曰兵事之
服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
凡起徒役每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總
七萬五千人爲六軍也韜刀鞘也琫上飾琕下飾天
子玉琫而琕琕諸侯盪琫而璆琕琕甲也佩韜亦
戎事之服也。○此詩與車攻詩大意畧同但車攻作
於宣王之時則爲美此詩作於幽王之時則爲刺也
成王營東都不獨據天下之中而洛水上游尤四方
朝貢輸輓之所集故瞻彼洛水之泱泱而見諸侯朝
宗之盛焉君子至止鄭康成以爲諸侯世子來受爵
命於東都蓋從續序賞善罰惡之說也晦翁獨以爲
天子來會諸侯於東都然玩六師一語則晦翁之說

爲長蓋鎬京非不可以示尊而朝會必於洛邑者所以布德振威安不忘危故有如茨之福祿而又親御韎韐講武以作六師焉作者所以鼓其氣也君子萬年所以長有其福祿也福祿既同一入之福祿與諸侯共之也保家室保家邦者天子以天下爲家也首章福祿與講武並言次章言講武而不及福祿三章言福祿而不及講武錯落互見此作手之妙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此詩與蓼蕭語意不殊。但作於幽王之時則爲刺耳。我覲之子鄭康成謂古之明王晦翁謂天子所以笑諸侯覺晦翁之說爲長首章我心寫兮尚未言其笑也。次章維其有章則笑見矣。三章則有章又見於車馬矣。四章又從笑之可見者而及其不可見者矣。左右特借用之詞。毛傳以左爲陽事右爲陰事非也。左曰宜右曰有互文也。末二語專承有之尤自錯落有致。似字字法妙甚。凡文章威儀經緯變化無一非其所似也。卽上文所謂譽處有章沃若皆似也。蓋譽處有章沃若三者雖皆其所有然有使之譽處使之有章使之沃若者則譽處有章沃若乃其似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

驚其領君子樂昏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
不難受祿不那兕觥其觥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
求

序曰桑扈刺幽王也。續云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陸氏云桑扈竊脂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若魯有
兩曾參也。釋鳥所云桑扈竊脂鴉鷦剖芣此桑扈之
一種也以竊脂對剖芣者言之則所謂青質嘴曲食
肉好盜脂膏者是也。故曰率場啄粟以性之竊脂者
言也。又云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又一種也。
對竊丹者言之則所謂素質其翅與領鶯然有文章
者是也。故曰有鶯其羽以色之竊脂者言也。小雅所
取者有兩竊脂故爾雅釋鳥亦兩解也。猶之無羊云
九十其孳良招云殺時孳杜爾雅有黑唇孳又有牛

七尺為犇亦兩解也兕觥罰爵也毛傳云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觥然陳設而已觥角上曲貌。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舉古君臣燕接有禮之詩以諷之也其頌禱之中不忘期望規儆此王言所以不瀆也通篇以柔扈之有文章興君臣之有禮法威儀然首言受天之祐次言萬邦之屏則福厚而功高矣福厚功高驕盈易生故三章言不戢不難四章言彼交匪敖此功所以愈高福所以愈厚也旨酒思柔柔者臣道也飲酒而思柔凜然童殺之罰矣思字妙甚不言自求多福而曰福祿來求福祿豈有求人之事乎句法最警

駕鸞于飛舉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駕鸞在梁戩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

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

序曰鴛鴦刺幽王也。鴛鴦匹鳥有思者也。雄雌未當相離人得其一則思而死俗云雄鳴曰鴛雌鳴曰鴛張子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畢小網長柄者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新弔曰摧飼粟曰秣。此詩續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所謂交萬物有道者指鴛鴦廐馬以例其餘也宋人謂諸侯頌禱天子之詩蓋鴛鴦所以答桑扈亦猶裳裳者華所以答瞻彼洛矣也然以其作於幽王之時卽如宋人所說其為刺詩則一也。首章以不一而足為興也二章以理有同然為興也三四章以馬為人所養福為人所安為興也然上之祝下必舉其德又志其戒下之祝上讚美與規儆俱無所可

施也但首稱其福祿之宜然而已次稱其所以
艾之緩之而已此柔處與鴛鴦二詩之別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蒿與女蘿施於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
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蒿與女蘿施於松上未見君子
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
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
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序曰頰弁諸公刺幽王也。續云暴厲無親不能慈樂同姓親睦九族孤特將亡故作是詩也。萬寄生也一名寓木凡桑榭樺柳楊楓等樹皆有之。女蘿菟絲也蔓延草上釋文云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霰稷雪也閩俗謂之米雪言霰粒如米即稷雪之意也。霰與霓同爾雅曰雨霓為霄雪郭璞所謂冰雪雜下謂之霄雪是也。徐巨源曰雪多作於戌巳之日戌巳者土土數五水數一方冬之時水氣司令土氣下動以水過之故一得五而為六是以其花六出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王於冬至春而休木氣不與其事而水氣復休故其花隨土氣而為五矣是以雪之初成也為霰而已下氣薰之然後蒸薄而為花其六其五皆既降而後受者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此之謂也。雪之始降者何以不能蒸為花而先集霰也曰氣之初相遇也則亦有能變不能變者焉。變而花者薄以輕輕則回斜飄颺空中花輕而霰重輕者

後至而重者先集也。此與朱註之說互相發明。朱註祖鄭箋也。○幽王惟不能親睦九族，故舉同姓宴樂之詩以刺之也。實維伊何，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層層喚醒，謂王服此皮弁者，何為乎燕同姓也。又言所燕者，豈他人乎兄弟也。重言之，以見敦睦宜先也。薦蘿松柏有相附之勢，喻兄弟不自為尊，托於天子以成其尊也。天子之兄弟不難於富之貴之，而難於見之。見之則情通而意合，故未見而奕奕既見，而說懌親親之義，以頻相見為得也。次章時者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恹恹憂之，盛也不見則兄弟之間猜疑紛起。此憂之所以盛也。見則無此患矣。懽然相親，所以有臧也。三章言兄弟而及甥舅，則親親之殺也。又以霰之必雪喻老之必死，情至之語不覺淒然死喪無日。二語所以極歡趣耳。然而慷慨流連，意悲詞促，即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雨雪四句，由樂而哀，末二句又由哀而樂，哀樂循環妙在無端，彼所相勉者一。

及之歡耳他非所計也維宴維字即曹子桓所謂但當痛飲酒也秉燭夜遊為樂及時安知達生之言不重其傷生之痛哉然作此詩於幽王時者山樞宛死之悲見於王言固知其非威隆氣象矣

間闌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鷦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序曰車牽刺幽王也。○牽車軸頭鐵也。車行則設之。雉之健者為鷄，其尾長六尺，字說曰鷄尾長而走且鳴，其首尾喬如也。雉有各種，其類不同。若王后豎衣，夫人掄翟王之服，自鷩冕而下是也。鷩又下鷩一等，故有集維鷩以取象嬪御也。四足之美有麋兩足之美，有鷩柞襍樹也。○詩美新昏，所以正夫婦之始也。褒姒嫉妬亂政，故引令德之季女為諷。猶關雎之思淑女也。首章未至而迎之也。閭闕然設此車，牽乘以往迎者為思此變然之季女耳。非饑而若饑，非渴而若渴，其深於饑渴者，冀季女德音來括耳。括會也。果其來會，雖無好友，亦式燕且喜矣。燕會而得好友，此人生至樂。今有德音之季女，則所樂何減好友哉。蓋得良內助，如得一賢友也。二章三章既見而樂之也。鷩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之事。辰謂嫁之及時也。字法奇，剏而老，碩大也。謂女以德而大也。來教謂來相助我為內治也。碩女來相助我，是以式燕且譽而

悅慕無厭雖無旨酒嘉穀令德以與汝而汝亦庶幾
飲之食之歌之舞之蓋悅慕之極無以申其無已之
懷但慚其物之微德之輕而已庶幾者冀望之辭也
四五章則又舉始終而咏嘆之也析薪而葉滑然以
興所得副所求也鮮我觀爾猶言難於觀爾也高山
而不得仰景行而不得行新昏而不得觀此其心必
有所不自已者矣今幸馬服御良可以來括是宜其
既觀而慰我心也表記云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其身
之老也俛焉日有孳孳籠而後已蓋此悅慕季女之
詩也初無與於好仁而夫子以為即詩人之好仁不
過是也仰高山行景行鄉道而行出於中心所安欣
然油然而不知老之將至此豈肯中道自廢哉故曰中
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聖人說詩圖通旁徹不可以言語拘牽如此故
朱豐城曰凡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皆所

謂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景行而不達於
國都也此語可與表記之言互相發明云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
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

我二人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蠅有二種蒼蠅善亂聲
青蠅善亂色故雜鳴曰蒼蠅之聲而青蠅則以刺讒
蒼蠅蠅之大者其色正蒼俗謂之麻蠅青蠅首赤背
若負金蒼蠅能遺糞俎豆中而青蠅則善點污人變
白為黑古云蠅糞點玉蓋蠅能敗物雖玉猶不免况
其他乎故以營營狀蠅與讒人也蠅好交其前足搖
翅自扇其聲皆在翼傳曰以冰致蠅蓋蠅逐臭者喜
熱而惡寒遇冰輒側翅而去故冰不可致蠅所為夏

虫不可語冰也。○營營往來之聲聚之成羣驅之不去雖止於樊止於棘止于榛其漸且入於簾幙几席之間此不可不慎也。詩刺幽王而以豈弟君子屬王則立言者忠厚之道也。讒人之毒至於交亂四國而其始不過構我二人而已。首揭無信讒言以見信讒之端甚微而其禍則甚大也。罔極謂其變亂反側不可窮也。肅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蓬豆有楚般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
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還屢舞僂僂其未醉
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傴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為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
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

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且
爵不識矧敢多又

序曰衛武公刺時也。鄭云豆實蒞醢也。邊實桃梅
之類。孔穎達曰：敝是總名。此文敝核與邊豆相對。故
分之耳。其實核亦是般鐘鼓既設者將射。故懸也。射
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先行
鄉飲酒之禮。故也。此詩乃諸侯燕射。燕在路寢。自有
常懸之樂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醉。主人主人又
自飲而獻。賓曰醕。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
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大侯君侯。謂天子諸侯
之侯也。射夫兩人為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
三耦。多者為眾耦。故曰同。蓋將射而燕禮既安。賓然
後改懸以避射位。既旅然後張弓及矢。既耦然後拾
發求勝也。蓋舞又舞也。言文舞以該武舞。言笙鼓以

該衆音篇舞笙鼓謂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也仇與
料同音拘謂挹取酒也室人謂掌室中之事者孔氏
曰於賓客之中取人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即所
謂佐食也入又為更迭再酌也。此詩序云刺時續
序云幽王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酒淫液
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而韓詩則云武公飲酒悔過
也蓋武公見當時君臣沉酒故作此以諷諫亦自警
也刺者諷諫之謂蓋必先自責而後可以責難於君
故飲酒悔過乃所以諷諫之道韓與毛序皆互相發
明晦翁但舉一偏而言之耳。○飲莫大於射祭射飲
飲在射前祭飲飲在祭後以射祭之飲禮樂之盛而
猶始治終亂如此况其他乎下三章所以甚言其過
或當時偶有其事故因以為戒然酒非有過飲酒者
過耳故教之以無俾大怠欲其慎終如始賓之初筵
與賓既醉止無非此秩秩温温也篇中凡四言威儀
一言今儀蓋酒以觀德而威儀則德之著也飲酒而

有威儀則雖堯千鍾孔子百壺何害乎武王封康叔於衛而作酒誥至於群飲必殺可謂嚴矣然首曰祀茲酒繼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繼曰克羞者克羞饋祀皆可用酒亦如此篇之首言射祭者然則酒固有德者所不廢也何必禁釀具斷麪蕪蕪蕪射祭祀以為德哉○首章飲酒孔偕未射而飲也舉醴逸將射而飲也以祈爾爵方射而飲也禮記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蓋此時勝者負者各懷辭爵之心使皆如此又何常有酒禍哉次章前七句祭時事也籥舞三句樂也百禮三句禮也百禮事神之衆禮也壬者百禮之規模林者百禮之節目也禮樂具則純嘏錫矣爾謂主祭者也子孫其湛以下則祭而飲之事也蓋與祭者子孫子孫樂於趨事洗尸獻爵以展其能及尸酢以爵受而飲之助祭者賓客賓手挹酒以獻尸而賓中佐食之室人又再酌之為加爵相與酌彼安體之爵以奉時物

此時也尸飲三爵賓飲酢爵一由前言之則子孫無
一人不飲矣由後言之則賓客無一人不飲矣使皆
如此又何嘗有酒禰哉三章言始治而終亂也賓之
初筵不止於射飲祭飲然亦即射飲祭飲以概其餘
也反反者勉强自持反而又反惟恐失禮此時漸有
酒意至幡幡則輕數矣至於舍其席位遷徙無常舞
而又舞仙仙而輕颺此則幡幡之狀也抑抑者強自
裁抑惟恐不勝酒力故威儀至此愈密也怵怵媿慢
則又甚於幡幡矣先言未醉者所以為既醉者媿也
未醉謂將醉而未醉之時也大凡德將無醉者愈飲
愈溫不特既醉無幡幡怵怵之態即未醉而亦無反
反抑抑之容所謂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惟酒無量不
及亂也反反抑抑猶未忘於酒也未醉而不免於反
反抑抑則既醉必至於幡幡怵怵矣秩謂飲酒之禮
禮也秩則反反幡幡抑抑怵怵四者俱忘矣四章備
述醉容也載號載呶口容輕矣亂我運豆手容慢矣

屢舞傲傲僂僂身容遽矣側弁之俄首容傾矣傲傲
舞而不能自正又甚於仙仙矣僂僂舞而不能自持
又甚於傲傲矣古人酒酣必起舞故舞非醉也舞而
屢則醉矣屢舞而仙仙傲傲僂僂則醉之甚也不知
其尤醉中惡態醒者旁觀知而尤之而醉者獨不知
其尤已也此語已涵下章不醉反取之意又甚於不
知其秩矣既醉而出又泛言飲酒之道若為否嗟而
警動之賓醉則出所以善其後也並受其福謂賓主
俱無酒禍也無禍即為福矣取史記魏其武安列傳
反覆讀之則主賓並受其福之旨自明矣伐害也既
害德矣將何以受福乎又言酒不可廢飲酒未嘗不
孔嘉也然飲酒所以孔嘉者惟其有令儀耳所謂令
儀者秩秩溫溫始終如一是一是也末章所以戒也立監
佐史鄭云督酒欲令皆醉猶今之酒糾蓋苛政也然
淳于髡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則監
史者人君燕飲之制監即執法史即御史也醉之不

臧醉者不恥而不醉者恥之此常態也式勿從謂以下設為不醉者意中之言欲持以告之而不可得也勿無也謂告也若曰爾盍無從而謂之曰汝縱不能無醉其亦無至於大怠乎蓋汝之溺於酒者皆大怠之所為而不自知也倘其無俾大怠則不至於可恥而不當言者不言不當從者不語矣汝若由醉而言則罰汝出無角之穀羊蓋脅以必無之物使之深戒且當載號載呶之時危詞謹論俱無所施姑為此無義理之語以責之對醉人言自應如是耳而又云汝飲三爵時已無所記憶矣矧敢又多而加爵乎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此之謂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

在鎬有那其居

序曰刺幽王也。續云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思古之武王焉。此詩朱子謂諸侯美天子之詩而序言刺王也。蓋幽王時萬物失其性故舉魚藻之得性者為諷幽王在鎬京將不能自樂故舉武王在鎬時之豈樂飲酒為諷以諸侯美天子之詩而作於幽王時則刺也。朱子與古序及續序互相發明諸說紛紛或欲從序或欲尊朱皆偏辭也。藻者魚之所庇水靜藻生魚在此中見首掉尾得其性也。王在於鎬居重馭輕豈樂飲酒大乎無事至於有那其居則苞桑永固此豈樂飲酒之故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子之雖無子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威涕檻泉言采其芹君子

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騶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
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
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
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
是率從汎汎揚舟緇纜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
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序曰刺幽王也。○大豆曰菽。金路以錫同。姓繁纓九
就象路以封異姓。繁纓七就。玄衮玄衣而畫衮龍衮
卷也以龍首卷然謂之衮也。蓋九章第一章也。黼纁
於裳如斧形。九章之第八章也。周制公衮冕九章。一

龍二山三華虫四火五宗彛皆畫也六藻七粉米八
黼九黻皆繡也九章之內衣五章裳四章也侯伯鷩
冕七章自華虫而下衣三章裳四章也鷩畫雉即華
虫也子男鷩冕五章則宗彛以下衣三章裳黼二
章也鷩畫虎雖即宗彛也孤卿緋冕三章衣粉裳黼
黻二章也緋刺粉米無畫也大夫玄冕則玄衣纁裳
而巳章玄者衣無文而裳刺黻也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而五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此專舉上公之錫蓋從其
厚者言之耳厥沸泉出之貌禱泉湧泉也芹水菜一
名水英一謂楚葵泝泝動也嗜嗜言其聲之細無敢
馳驅以狀其敬也蓋車行則旂見矣馬動則驚鳴矣
駮服外兩馬也駮則駮與服兼也分之則二為駮合
之則曰為乘也赤芾服於腰而垂於股所以蔽膝而
謹拜跪邪幅邪纏於股之下所以束脛而利趨踰也
緋大索也一日絳所以維持舟者纜維皆繫也○續
序謂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而

無信義蓋舉古天子厚錫諸侯之禮為諷耳朱子以
為天子所以答魚藻則蓼蕭湛露之賡也然即如朱
言亦愈深其諷刺之旨矣首章言錫予之厚而天子
之心猶不足也曰何錫予之曰雖無予之曰又何予
之展轉躊躇以見好之心無已也予之以車馬予
之以袞黻而以為此先王寵綏諸侯之故事而未有
以加故雖厚而以為薄也二章見諸侯來時之車旂
以為喜也觀其車旂聞其鸞聲見其驂駟即此時之
肅然雍然則見其所至而知其為君子也三章美其
入朝之恭敬也觀君之禮不止芾幅然即二者以例
其餘則其敬可知也紆緩也人臣情慢之氣設於身
體則其上交之儀非躁而敖則怠而緩矣故桑扈曰
彼交匪敖而此曰彼交匪紆傲之不敬在外而紆之
不敬在內故匪紆為尤難也彼交匪紆此所以為天
子所褒予也凡天子褒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所謂
命也天子有命則福祿自此申之而不替矣四章美

其平時之功德也軍後曰殿取其鎮重故毛傳云殿
鎮也入則龍光出則屏翰則其鎮重可知能鎮天子
之邦則為萬福所同矣平平毛云辨治也左右之人
能辨且治則其敬可知然置諸侯而美其率從之亦
右蓋卽左右以見其無所不敬云爾五章申言之而
嘆其至也舟繫於紼臣結於主此所以興之意也天
子葵之謂天子能揆度其心福祿脆之謂福祿積而
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謂其所以至此者優游自
適而非有勉強不得已之懷也亦是二字所以傳優
游之神而咏嘆之也凡出於勉強而不得已者君疑
其臣臣驕其君或跼蹐而凜罪罟或跋
扈而有德色皆非詩人所謂優游也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
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

兄弟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將不讓至於已
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齷如酌孔取毋教
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雨雪濛濛見
睨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鬻
如鬻我是用憂

序曰父兄刺幽王也○角弓以角為弓周禮以六材
飾弓謂幹角筋膠縹漆也猱猿狖之屬一名狨輕絕
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作金色俗所謂金線狨者
是也生川峽深山中入以毒矢射之取其尾為罽毼
狨甚愛其尾中矢毒即啣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患
也鬻西夷之別名書作鬻牧誓曰及庸蜀羌鬻微盧

彭濮者是也。幽王不親九族，九族化之。至於骨肉相怨，然王之所以不親九族者，以其信讒耳。故末二章推而言之，首章以角弓起興，言弓之為物，張之則來弛之，則往。猶王之於九族，親之則附而近，不親則離而遠也。次章言王之遠，豈獨一人之遠哉？爾遠則民皆然矣。故爾之遠，爾之教也。爾教民以遠，則民皆相倣以遠矣。三章相承而言，惟令善之兄弟，則綽綽有裕，不為爾所移耳。彼不令之兄弟，則無不胥然胥倣，交相為病矣。綽綽有裕，謂其廣大而兼容也。蓋弘忍所感，則責望潛消。若遞相較量，居己於是，但見己是而兄弟皆非。嫉人之肥，但見兄弟肥而已。獨瘠語言必報，錙銖不遺。彼以逆來，此以逆往，是非一人之病而兄弟交相為病也。煮豆詩云：相煎何大急。斗粟諺云：二人不相容。知此二語，可繹綽綽有裕交相為齋之義矣。四章又承上文言之，謂天下令者少，不令者多，是以相怨。一方互持城府而不酌，以彼此之曲。

直以至兄弟之間名位各爭蓋小人之情不能一日
無名位既有名位則又不能恬於名位所以受爵不
讓相壓相讓不至彼此同敗不止所謂至於已斯亡
者猶言至於亡斯已蓋倒句法也諺云兄弟爭財祖
業同灰韓非子曰虫有虻者一身兩口爭相啣也至
相殺而後已此至於已斯亡之喻也五章卽以受爵
不讓之語而申言之言小人不量力如老馬之不顧
其後而其無饜又如食者酌者之不知止也蓋當時
必有讒已以取爵位而不自知其不勝任者故此章
及之若其點綴至情喻外設喻嬉笑怒罵不痛快不
止則詩家之極致也六章又承上言凡若此者皆由
王之遠以教之耳鼠已薄矣而王復導之以薄如教
孫塗附而不知所終也若使王敦睦九族而有微猷
則小人亦相屬而不至相遠矣而奈何其不然也未
二章推言王之所以疎九族者以其信讒也讒者遇
明者而止如雨雪之消於見睨也而王乃尊而信之

使小人得志而莫肯下遺是以安居而屢驕耳妻者不一之詞也彼兄弟婚姻所以驩然有思以相接者中國之教也而今之交相為瘡相怨一方如蠶如鬣胥中國而夷之此大亂之道我之所憂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臆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苑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序曰刺幽王也。天子之尊非能獨為尊也使天子獨尊於上則嚴威之極凌替乃生上肆其虐彼不勝其虐勢必至生其慢矣上過求而無厭彼不堪其無厭勢必至違命而僣憲矣故天子之尊貴有以養之

也諸侯見幽王之暴而不肯朝故以苑柳起興而又
以上帝尊王謂王威嚴若天神也苑柳人所願息也
天子亦人所願朝也然天子威嚴如此豈可睡而近
乎使朝而靖之則後之所未求者必多矣俾猶言假使
也禍亦息也極謂極欲適謂過分也未章以鳥飛至
天而止興王心不知所至也居以凶矜謂徒以取凶
而可矜也始但畏其極欲相求繼則畏其過分相迫
終言凶矜則畏禍愈深矣諸侯朝天子所以靖王室
也曷予靖之猶言予何為靖之也忽尊以上帝忽呼
以彼人怨憤不平極矣以天子而彼之人之猶左傳
所謂夫已氏也其目中豈復有王乎然則所謂
上帝者亦鄙薄之甚而謬為此過量之稱耳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

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
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
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
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蠶夫須一曰莎草以為
簑笠可避風雨。縵布冠制小僅撮其髻故言撮若是
帛為玄冠則自有制度不得言撮矣。王介甫曰蠶笠
緇撮在野與眾偕作之服也。綱密也。綱直謂髮密而
直如其本然不假髻也。尹氏世為公卿周之世族吉
與姑同。姑氏后稷之元妃與周室世為婚姻故李氏
曰尹吉猶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也。蠶螫虫也。長尾為
蠶短尾為蝎。卷髮如蠶謂髻傍短髮上卷皆美飾也。

○周人經行都邑，撫今思昔，所傷在此，所思在彼。故曰：彼都猶洛陽，父老遥想漢宮威儀也。首章狐裘黃，言其服之盛也。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則其德可知矣。有是德，有是服，所以係人思也。此後數章雖不止言此，而莫非言此也。末二句慨嘆之意，但以讚賞想慕出之，謂如此之人而歸於周乎？歸則萬民望之矣。蓋久慕而忽見，如久出而忽歸也。二章言蓬笠緇履，以見其冲淡也。言綢直如髮，以見其閑雅也。美都人士而忽及女粧，蓋服飾之妖必先兆於婦人而濃纖之態必首倡於王都。所謂都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也。故綢直如髮，觀其髮之間雅，而知其為君子女也。三章男皆佩玉，女皆尹吉，舉貴家大族以見其餘也。謂之尹吉，則不獨尹吉，彼都人士之女無非大家舉止也。蓋有周盛時，賈賤皆佳，濃淡並宜如此。此其所以不見而苑結也。四章又以帶與髮想像而美之。厲垂帶，貌古大帶垂三尺，故曰厲也。帶身飾也，髮首飾也。

也舉其兩者以見一帶之垂一髮之卷其美而有章如此則他可知已言從之邁如所謂行與子同歸蓋思慕之極也五章又承上章帶髮而咏嘆之蓋服飾之美不如無意於美為至美也帶之垂非有意垂之帶自有餘耳髮之卷非有意卷之髮自有旗耳從風之帶與體相適如雲之髮與首相忘描畫至此飄飄仙舉覺腰帶十圍尚費於莊開掃慵來終有俗態若夫胡粉飾面弄姿搔頭又無論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片曰刺怨曠也○絲與萊同草名也一曰玉芻爾雅
註絲蓐也今呼鷓脚蒞藍染草可以為靛襜以蔽膝
也○以卷耳之懷作於幽王之時則為刺怨曠矣采
絲未盈忽念及髮之曲局歸而膏沐蓋好飾者婦人
之性此時遙揣君子將還故膏沐以待耳此中情景
宛然如見五日六日猶言自昨日至今日也蓋踰五
口而不至又是六日矣况六日又不詹乎末二章思
境所至無所不言君子若歸乎歸而狩則為韋其
弓歸而釣則為綸其繩釣魚而出則相與
觀之一種親暱之態總是痴情所生妙極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
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
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

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序曰刺幽王也。○任謂器物人所負持也。輦人輓車者我任我輦謂載任器於輦車也。我車我牛謂駕牛於重載之車也。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旅屬於師然有徒行者有御車者則皆師旅之人別而言之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此詩續序云幽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朱傳云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之詩蓋幽王不能續宣王之緒故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以宣王時徒役南行者歸美召伯之詩而作於幽王之時則為刺幽王也。首章舉召伯之勞以引其端也。謝在周之南故曰南行勞謂慰勞所饋以供道使民也。二三章役者與征者慶幸之詞也。任輦車牛徒御師旅八者皆以人言也。蓋召伯之遇役夫如此遇征夫又如此故役者征者

共相慶幸以為勞我有召公則此行非苦惟待竣事之後即與爾歸矣蓋云者預擬之詞也四章肅肅言其整而密也烈烈言其勇於趨事也營者董治之成者鼓舞之也未章王心載寧言召伯之功不徒恤下抑且慰上也呂東萊曰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此宣王九重宵旰之憂也必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此真知職分者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序曰刺幽王也君子在野思見之而不可得故曰刺幽王也桑宜在隰潤之地故桑在隰則美而其葉那而盛沃而光幽而深綠似黑也既見君子皆從未見時遙擬之詞其樂云何欲自言而不能也此句已有遐不謂矣之意云何不樂欲自止而不能也德音孔膠好賢者與賢者德音膠固欲自解而不能也末章合上文而咏嘆之詞愈宛轉愈慳惓謂我既愛之則何不言之但中心藏之乎苟其藏之何日而忘之乎蓋愛之深者非不欲言有不能言者也其所以不能言者即問之於我我不知也大學不啻若自其口出楚辭思公子兮未敢言古詩云脉脉不得語唐人刀環歌云嘗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脉脉百種心宋詞云盡在不言中合而參之則詩意見矣何曰忘之語尤可味蓋但言不欲忘則其意淺惟欲忘而不能忘則其意深大凡為欲忘之言者其中有必不欲忘者在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
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叩烘于燧維彼碩人實勞我
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燥燥視我邁邁有鷺在梁
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
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
疢兮

序曰周人刺幽后也。燧無釜之竈若今火爐也無
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然可烘而不可烹飪也烘

謂燎也。鷺禿鷺也。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頸高八尺。嗜魚。又善啖蛇。亦能與人鬪。其性貪惡。序言周人刺幽后而毛傳鄭箋皆若為申后之詞。蓋周人代為申后之言。以刺幽后亦猶小弁之詩。其傳代為宜臼之言。以刺幽王也。且序言刺幽后而毛鄭以之子無良為斥幽王。蓋刺王即所以刺后亦猶鷓奔刺宣姜。而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則斥宣公也。今人以小弁白華為宜臼申后自作而改刺幽后為刺幽王。失其旨矣。首章白華野菅也。白華為菅尚以白茅束而漚之。今王與已本自相依而王獨遠我。曾自華之不若也。二章英英白雲之貌。水上輕清之氣。夜則騰而為雲。曉則降而為露。以養彼為菅之茅。或曰露者霞露之露。非雨露也。即此二句。描寫曉景。與蒼蔚朝濟語濃淡各妙。又言天運方艱難而之子不圖。則曾不如白雲之露。菅茅矣。不猶謂宗社將危於內。鑿而不知圖所以自救也。三章以漚池北流。小水尚

且可澆物興碩人徒有尊大之勢而使我嘯歌傷懷
念之不置也嘯歌本以舒懷而憂念之極反足傷懷
然則長歌當泣而當其情至之時則又甚於泣也前
曰之子此曰碩人以後或稱碩人或專稱子若疎之
若尊之又若親之幽怨之辭固不倫也四章叩我也
桑薪宜以炊爨養人今反以燎於無釜之竈猶以正
嫡而居卑賤是以念碩人而勞我心也五章鼓鐘於
宮謂王不能治內猶鼓鐘於官中不能使外人不聞
也我念子而憂心慄慄乃王之視我終邁邁而不
顧也六章以鷺喻衰似以鶴自喻言鷺飽而鶴饑
也七章言鷺爲匹鳥常戢其左翼以相依今王之二
三其德誠有愧於鷺焉矣八章言以至貴而寵至賤
則貴者亦賤猶以扁然之石而履之則履者亦卑所
以之子遠我而俾我病蓋不獨為一身之病也毛氏
謂扁扁乘石駝王乘車履石禮也鄭氏謂王后出入
之禮與王同其登車履石申后昔亦然而今默而卑

賤矣亦
自有據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絲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
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絲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遺忘微賤則各思所以自
託故曰微臣刺亂也。英雄無資身之策而以意氣望
人雖曰可傷亦可賤矣。首二句托黃鳥為言倦飛則
止於丘阿矣。然道遠則其勞未已無所可望惟望人

之賤恤而飲食之指點而教誨之舉揚而後車以載之蓋其窮迫若此之甚也後二章豈敢憚行畏不能趨詞愈婉而意愈切蓋凡無故而甘自抑損者此皆有求於人者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序曰大夫判幽王也○瓠葉新生可以為菹凡治兔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則燔之醕導飲也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酌以獻賓曰醕其主人又自飲者欲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不

飲奠於席前。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况牲牢饗饋乎。惟其棄禮而不行。故大夫援古以志刺也。瓠葉可為菹。兔首可為殽。苟其真誠。不必嘉蔬珍羞矣。故先王之禮。豐則可為魚麗。儉亦可為瓠葉。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稗雅曰。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雨則豕涉水波也。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污。今羣然涉波。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可知。已故有豕白蹢。久而之。微月離二句。將雨之微也。停滂既

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滂沱大雨矣月水之精而畢星好雨月離于畢洪範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凡征役愁苦之情出於征夫自言皆刺詩也使上之人以此恤之則出車采薇之篇矣首章前二句言其險也次二句言其遠也漸漸高石非攀援不可登也况所歷之途山盡則水斷之水窮則山隔之山川相間又悠遠而不可極乎此武人東征所以戴星櫛沐而不違朝也不違朝語意最苦朝且不違何暇寢食敢處乎次章即前篇之意而深言之卒者山巔之末險而可畏又甚於高矣沒則深箐懸峒杳冥無際又甚於勞矣不違出謂但見其入不見其出又甚於不違朝矣末章又舉征途之極苦者言之蓋征途遇雨已苦矣况履險涉遠又值積雨滂沱其苦更倍也不違他謂但知有征役而不違及他也凡行役之詩多念其父母妻子如鴉羽揚之水諸篇是也此則不言父母妻子但備寫其險遠之狀而已險

詩經
遠勞苦如此身且不保遑及其他以為
吾之父母妻子皆他也蓋傷心愈深矣

茗之華甚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茗之華其葉青
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羴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
鮮可以飽

序曰大夫閔時也。茗陵茗也一名紫威一名凌霄
蔓生依大木延引至巔有華至夏月紫赤而繁有黃
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甚者黃之極也牂
羊牝羊也羴首謂大首也牝羊本首小今已羸瘠則
首大而身小矣罍中無魚但見水中之星而已。此
詩寥寥數語而愁慘之意凋殘之景對之傷心周室
至此欲不亡不可得矣茗華柔脆之草其黃其青皆
不可久以喻周之不可圖存也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人心至此慘於萋楚阿離之感矣牂羊身瘠而首大則陸產窮矣留中無魚而有星則水產竭矣人以得食為幸而不望飽則凶荒饑饉洵至矣天下將亂必先之以饑饉而後兵戈隨之此詩人所為深憂也三星在留寫景奇甚人食鮮飽二語酸鼻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今言有棧者乃車之狀也。此久役而自傷也其情哀甚

詞促周室至此無復可為矣故曰刺也何草不黃蕭
涼之世無不死之草也無日不行無人不將民力盡
矣草青則茂黃則枯玄則死無草不玄黃變為玄也
無室曰矜何人不矜言征夫有室亦如無室是天下
無不矜之人也民之所以有生者以其有室家之樂
耳今皆棄其室家是先王以民視民今則同於草芥
而匪民也猶是民也而獨為匪民是可哀也兕虎所
以在曠野者其性適也民非兕虎也而率彼曠野傷
其性矣芄尾長貌芄狐在幽草猶有樂時
征役在周道曾無休息此反興之詞也

詩觸卷四終